

本古

金

瓶

梅



本館限借七天

日期 | 借書證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1 7457B



徐理爵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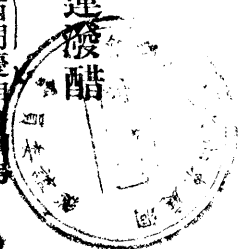
謝

第七十六回

古本金瓶梅 (四)

第七十六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爲護短金蓮酸醋

話說月娘聽官畢黃氏寶卷，各回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攆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去。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裏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咬定了腔兒，噴道頭裏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搔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刺子，我還是李瓶兒時，叫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錯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婦人沈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罷。西門慶笑嘻嘻剛出房門，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答應了，回頭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吩咐你，慌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



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叫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胆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裏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賸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

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叫入與你爲冤結仇，誤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圍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裏冷，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就走到房中床上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坑邊，向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裏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壺兒金華酒，留下預備篩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只拿幾個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叫綉春你打個燈籠去，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壘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酒。於是燈下揀了幾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嘗了嘗，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

老婆過來，與他一塊兒飲酒。西門慶見他手腕如粉，便道：「可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對你就如同對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肉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裏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惱。」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兩箸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兒道：「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綢緞被褥，扣花枕頭，在薰籠內薰的燠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掩上房門，將燈移近床邊。西

門慶道：我到明日，鋪子裏拿半疋紅緞子，與你做小衣兒，穿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是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二十二歲。西門慶道：原來這六你一歲，便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西門慶道：這才可我的心。

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吩咐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緞，一疋色緞，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裏，他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也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

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便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荆都監叩拜堂上道：久違缺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賜，尚未奉賀。敘畢，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便道：良駒侯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裏作東，請他一飯，蒙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特夢，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這裏，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荆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繇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繇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

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縱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讓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出門，就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去，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裏，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搗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裏睡來麼？玉簫道：前邊只有六娘屋裏，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裏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好幾句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有那些高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噴換孝，都叫穿淺色衣服。五個

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縵紗金梁冠兒，上穿着沉香遍地金妝花補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橋，四頂小橋，排軍喝路，棋童來安王魁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

却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來吃的一桌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壘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掛真兒，使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歹叫他唱個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叫王經去了，留下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篩半甌子酒與他吃，吩咐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這裏，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我這裏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

也罷，申二姐，你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這是大姑娘，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裏唱與大奶奶奶聽哩，大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裏，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裏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裏夾着，是你抬舉起來，如今從新又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囊的賄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你會唱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瀾，西溝瀾，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拿班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與你，俺這裏不與你，你就學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買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娘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耶嚶嚶！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會說甚歹話，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不留人，更

(9) 回六十七第

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頭的賄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髻毛都撕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了，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攆着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

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賄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裏。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裏像這賊賄淫婦大膽，他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嘴油滑言的，上個甚麼臺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

昨日晚夕，大娘叫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我傾杯酒，與大姐姐消消惱兒。迎春道：找這女兒，着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艷」，與衆人吃酒，不題。

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歷日；荆都監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壘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帖，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

并棧倉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歷日。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衆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衆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裏去。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服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叫來與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初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吩咐去了。玉簫在旁，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剛纔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簫便使他揭開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甃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茶來，西門慶在房中吃酒。却說來安同排軍，拿轎籠，晚夕接了月娘衆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裏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亂的他家裏大小不安，一等沒人，臨來時，應二哥與俺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

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撇把黑豆，巴斗叫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不教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裏，打窗戶眼兒往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恥，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才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作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恁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怕兒。金蓮在傍笑着說：也沒見這個瞎曳磨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叫他拿班兒做勢的？他不罵嫌腥。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的，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不吃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金蓮道：莫不

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鄰親戚都叫他罵遍了罷？」於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姐，似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叫他不唱與他聽？」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二兩銀子補報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叫將來噴噴他幾句，虧你還雌看嘴兒，不知笑的是什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裏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二百兩銀子，要央宋巡按圖幹陸轉。玉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

却說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弗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如法種子。圖壬子日，好生兒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看籬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強污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心叫你，沒廉恥的貨，你只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叫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

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好，就叫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連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叫人怎麼不惱？把冷灶着一把火，熱灶着一把兒才好，通叫他攔住了，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的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內也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裏，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惡泛，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裏瞧他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吩咐收了家伙罷，我不吃酒了。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裏怎樣？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才上房對我說，我才曉得。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們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西門慶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豔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上茶來，西門慶親手拿與他口邊兒吃。婦人道：拿來，等我自吃，會那等嬌勳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裏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結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

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們這避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掛在你那心裏。西門慶與他並坐在炕上，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家一日，黃湯辣水兒，誰管着來，那裏有什麼神思，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什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們吃，我也還沒有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家這裏疼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叫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藥，用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壺兒帶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什麼病，要酒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捺着肚腹一回兒，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麼？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等一回便好了。又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發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

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二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你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排過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這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現出你那心兒來了，排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個頭兒，小廝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說個是也恁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你不要錯怪了人家才好哩，我的兒，你不要慌，咱今夜陪着你睡罷。不說兩個上床歇宿，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樣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穢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頭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瞞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俺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叫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生子，那個是

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什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無詞，同歸到房中歇了。

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棄，又誤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人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庵裏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排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才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於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願住着怎的？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於是遞與秋菊，放在抽屜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污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往後邊

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裏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罵毀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二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來，往家去了，五娘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裏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和屋裏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觀多時了，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的，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我還說誰知爲什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裏去，我莫拿豬毛繩子套了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裏，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揪着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辛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豬毛繩子套他？賊不識高低的貨，俺們到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兒

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們在這屋裏放水鴨兒，就是孤老院裏，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褶兒，不管好歹就罵人，說着你嘴頭子還不伏個理。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們打不是我也在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鬪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却是誰浪？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們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玉道：耶喏！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們一棒打着好幾個，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斷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嚷鬧，俺們親戚在這裏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噴我在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拉扯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鬚髮，都播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

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象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家裏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月娘道：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起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叫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拉起來，送他前邊去了。

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姑娘，你身上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們在這裏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煙，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煙，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繡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覺菩薩，好好兒罷，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卽叫大姐，你和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

狗。於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姑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裏。大姑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看看，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恥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們，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一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嚇人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剛纔擺着茶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裏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事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們都在屋裏，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脚步兒響。孫雪娥道：他單會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想着起頭兒一來時節，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叫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鬥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攢潑兒，一定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

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成，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裏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裏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纔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結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叫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躺躺去，吩咐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吩咐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

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吩咐，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裏，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怎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鬢，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裏，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

了，走到孟玉樓房中間。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說了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鬪，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鬚髻都躡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也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裏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墜，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兒，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晦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抱起來，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甚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

還敢罵他，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叫他說惱了我，吃我一頓好脚。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膏着些甚麼兒？大清早晨，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繫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甚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叫他死，纔稱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牆上土塊，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象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去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一時氣裏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剝兩針，由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城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裏廝守着月娘，吩咐丫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裏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大約已

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裏去罷，天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靜一回兒，慢慢撐撐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裏？叫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叫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頭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後溪來看，吃他兩服藥，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叫你休請他，你又請他，白眉赤眼，叫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不出。因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了朱臺官來陪我，我念着你心裏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兒就是念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

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也封下來，叫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歷日，我還沒會回他禮，等我送禮時，捎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箭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裏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檢一口豬，一罇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

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已差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接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鬧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後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吩咐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姑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吩咐收拾明間裏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叫將人家

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叫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繇他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娘子又在榜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叫他看看你的脈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劉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脈理，一時耽悞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戴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拿刷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豫備穿衣裳，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正待任醫官進來診脈不提。

第七十七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到明間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琴童安放桌兒錦裯，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叫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營衛失調，易生噴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

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落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後溪說，房下如今現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動，轉滯在胸膈間，望乞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吩咐，學生無用心，此去就奉安胎理氣，和中養榮，獨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就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他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營衛，不勞吩咐，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痛，望乞有暖肚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先生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崇老先生，在舍排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門前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加倍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諸人，都在月娘屋裏，裝定菓盒，揩抹銀器。因說：「大娘，你頭裏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什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過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他不討了他口裏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攙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叫他死去。」

常言道一鷄死，一鷄鳴，新來鷄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憑他立起來，也不嚷，也不鬧，才拔了蘿蔔地皮寬哩。玉樓道：大娘，耶喏！耶喏！那裏有此話，俺們就替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機，他怎的會悄悄聽人行動？玉玉樓道：娘，你是我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却怎樣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裏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裏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裏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歡喜那一個，只歡喜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能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叫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大姑子在這裏，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叫他爹兩下裏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裏去，又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肯出來，今日前邊恁排酒，俺們都在這裏理菓盒，忙的了不得，她倒落得在屋裏躲滑兒，俺們也饒不過他，大姑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姑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叫他姑夫也難，兩下裏都不好行走的。月

娘一聲兒也不言語。孟玉樓抽身望外就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豬毛繩子套了他來。」

玉樓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五姊，你怎的裝愁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排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願使起性兒來，剛才如此這般，俺們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願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叫他爹兩下裏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嚶！耶嚶！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我到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了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才好，不管蚊蟲蟋蟀，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們臉上也沒些血兒，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只是你不去，却怎樣兒的？少不

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刷鏡，只刷了頭，戴了髮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旁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親家，高抬貴手，將就了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了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你姊妹們笑開，恁歡歡喜喜却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聒聒你們，大家廝抬廝敬，儘讓一句兒好不好，常言道：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們是個地，娘容了俺們，俺們骨捩禿着心裏。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才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們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先日那案兒，那裏只是有些怪疼，我叫他爹對任醫官說，捎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

日空心掉了冷氣了，管下寒不是這裏，按下後邊。

却說前邊，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及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治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爲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青目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鑑，現任本衙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奏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現任僉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吩咐到明日奏本之時，呈與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

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看正中排設大桌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桌席俱豐盛，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奉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匹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裏兩邊鼓樂，一齊响起來，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門裏相候。不一時，藍旂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員領，戴貂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去。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了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庭參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排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卽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吩咐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檢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茶，階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卽抬下桌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弔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吩咐扮演裴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繡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

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爵，亦告辭而歸。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尙早，吩咐把桌席休動，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桌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叫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一時溫秀才也過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才，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對宋大巡，已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許下，到明日奏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於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家去罷了，家裏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叫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衆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

戲子，鑼鼓响動，扮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裏，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約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筭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什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吩咐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折，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伙，就進入月娘房來。大妗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裏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叫他現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才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歡喜，只在年終就題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裏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向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才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裏去？若是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裏與我賠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賠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裏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裏去，往誰屋裏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

碰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恥。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裏，你往下邊李嬌兒房裏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裏歇了一夜。

到次日，臘月初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廳，晝卯，發放公文，一早晨方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封過，箭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排設豬羔酒果，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箭付上面，用了許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祭肉與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箭付。吩咐送與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并衆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花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眼，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他不管了。因來問月娘，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一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怪浪肉，平白叫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這一捏兒？連大娘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賬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

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打賬兌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筭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拱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回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取來陪。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吩咐琴童，西廂書房裏放桌兒，親家請那裏坐還暖些。同到書房，才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歛了幾分人情，交付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城外任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蔡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桌上排列下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筭付來了，容日我這裏備禮寫文軸，咱們到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歷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歷

日俺們不會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辭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一起更時分，方散。吩咐伴當，明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

却說這晚金蓮未等西門慶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慵施，渾衣兒歪在床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小油嘴，你恁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恁恁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嬌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連忙一隻手替他捺胸，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什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叫我又到我這屋裏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裏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何曾在我這屋裏睡來？白眉赤眼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裏與你磕頭去？爲這

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拏定，那裏有這些閒言閒語？怪不的俺們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裏買來賤裏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長，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裏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攬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們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裏，也沒個人兒來聽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叫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淚兒，倒在西門慶懷裏，嗚嗚咽咽，哭的擗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扶着他，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罷了，你叫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棄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裏睡了一夜，雖然我在他那裏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到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現替你懷着孩子，俺們一根草兒，拿什麼比他？西門慶道：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叫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裏躺着不是？到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哩，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裏，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

屋裏，只見春梅容妝不整，雲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手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酊裏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放開了手罷，你又來理論俺們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了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也沒幹壞了什麼事，並沒叫主子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瞎淫婦，叫大娘這等罵我，噴俺娘不管我，莫不爲這瞎淫婦，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稍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裏，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正屠，連毛吃豬，如今我走也走不動在這裏，還叫我倒什麼茶？」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誰叫你不吃甚麼兒？」因說道：「咱們往那邊屋裏去，我也還沒有吃飯哩，叫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烘果餡餅兒，炊鮮湯，咱們吃。」於是不由分說，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吩咐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吩咐春梅，把肉鮮折

上幾絲雞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銀鮑湯來，放下桌兒，排上一面盛飯來，又烘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歪，吃到一更方睡。

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禮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裏走走？王婆說道，平常沒事，怎好來覓門覓戶？今日不因老九爲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稍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去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引兒，只怕有狗。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兔兒，穿着一身錦緞衣裳，搽抹的粉妝玉琢，正在炕上，脚蹬着爐台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王婆道，還不會與他尋，他跟

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遺了些，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城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何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現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裏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坐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叫他來討回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那王婆子坐着說道，娘子這受福勾了！婦人道，什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價嘔氣，有什麼趣味？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茶來伸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蕩着就抹着，如何沒些氣？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婆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裏是那裏。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回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願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他出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回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回話罷。於是和王婆一路去了。

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中，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二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叫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曠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才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賞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抬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裏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裏，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抬舉他？被月娘蹙了一眼，說道：啻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近節，紬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裏間脫衣裳，摘

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出你兄弟來了，你往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洪四兒、齊香兒，日頭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頭。月娘排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才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夾了一夾，拿了城外寺裏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家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

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起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麻服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拶了幾拶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的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他？」四個唱的笑道：「娘說的就是，就是俺裏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排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響，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慨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攜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荐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敘禮。二內相皆穿青螺絨蟒衣，寶石縵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敘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此擺酒，曾頌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卽，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戶、王三官、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陸續都到了，喬大戶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舉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四

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戶道：家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錦屏前玳筵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階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果。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下邊妓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才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常筵彈唱。當日魏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爲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吩咐愛月兒：你明日就邀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愛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才好，若有那怪囊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頭去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伙，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排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衆人，並李管

賁四杜三哥及家中三四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兩門慶聽言，忙道有請。只見雲理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抬着禮物，先遞上禮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籠兩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卽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理守道：在下昨日才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爺。於是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敘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筷，排下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雲理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現在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一定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柱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筵談笑，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

到次日，西門慶起來的遲，正在上房排粥吃了，穿衣要拜雲理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

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家小往京裏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敍其闊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押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吩咐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才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叫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才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便罵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叫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嚷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叫他說，怎的不去？正問他時，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

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哭？痛也是的？平安道，對過滯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南風，他一日沒南風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什麼溫南風？玳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叫你大娘打你。逼問的那小廝急了，把如此這般說了。月娘聽了，便喝道，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審問他，說的碎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側着耳朵聽他，這蠻子也是個不上蘆蓆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你使，却背地幹這營生。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蓆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才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恥？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們勝會也不看見他，他但往那裏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淨桶，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裏坐天牢哩？說了一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摸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影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

我去，旋放桌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掛軸子，少不得叫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買軸子寫。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札這樣沒廉恥的，傳出去叫外人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誠了一跳，使問怎麼哩？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們送大姑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出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這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前回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今日小的不敢去，他只願使平安來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排酒，他教小的偷銀器傢伙與他，前回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他叫小的不要說給人知道。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飛去，吩咐不消再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

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什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百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爲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叫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得平安來，吩咐去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叫溫師父轉尋房子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動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子沒人，倒好叫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廳前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

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着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拜上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叫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上衣巾，要見慶西門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兒又不敢接，說道：俺爹才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們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誰人及得西江

水，難洗今朝滿面差。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宋喬年題本保吳郎

話說溫秀才求見門慶，西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一日，尙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語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現在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相求。尙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學生敝同窗聶兩湖，現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尙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掛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生，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生，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俊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尙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

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看，於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豫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老爹那裏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吩咐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丞，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賓共席五桌，戲子學生那裏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學生掃門恭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會？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我你相愛間，何為多較，言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戲

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戥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裏使錢好。

却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裏看守門戶？[？]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看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於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一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吩咐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罇酒，來謝。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盒蠟燭，二十張桌圍，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罇自造內酒，一口鮮豬。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復，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

又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爺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一禮。」西門慶不肯受，拉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的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能也罷，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本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裏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吩咐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

子，鑿掛，粉底皂靴，琴童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掛着花拷拷兒，發賣，綢緞絨線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吩咐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悞。」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雲密布，冷氣侵人，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童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捎一盒與你二舅吃。琴兒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襖，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飲了三盃，吩咐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於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勾欄，往鄭愛月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勾欄，到了鄭愛月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飛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看見，出來迎接。至于中堂見禮，說道：「前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二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落安放。老媽道：「請進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啓，毡幙低張，地平上黃

銅火盆，生着灰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纒翠梅花釵兒，金鑄釵兒，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鬢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們，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嘮叨，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們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們來，我便說沒爹這裏燈籠送俺們，蔣胖子弔在陰溝裏，缺臭了你。」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家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往房裏坐。」這西門慶到了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須臾，丫頭拿了三甌兒黃芽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裏要來你這裏走走，不想恰好天氣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曾約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會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昨日雲夥計打遼東。」

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於是愛香愛月兒，連忘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吩咐，休對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裏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們四個都在這裏，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裏，不好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了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再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吩咐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盆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款跨鮫綃，姐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耍，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掛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羣，輕風斜拂石榴裙，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玉雪精神聯

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

却說這詩署着三泉主人醉筆，西門慶看了，便問道：「二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忘遮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方纔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找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遠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謝他，到正月裏，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豔，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曾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搗子

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蚤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面，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去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裏擺酒，明日請杭州趙憲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們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仔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因出來了，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尖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來。」

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掇輕負重却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廿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樸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裏答應，吩咐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屋，與他房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

却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房裏，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娘子和氣，就弄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勸。玳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裏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那日早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在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紬襖，青布披

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纏的兩隻脚趂趂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一日城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那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綬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袂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償出一個圍脖兒，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裏從他屋裏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們，替他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們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要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匠處，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

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棉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迴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由走到書房暖閣兒裏，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敘話間，畫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由道，城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自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卽吩咐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拿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語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攬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由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裏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裏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

沒有，只靠姪兒那裏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吩咐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裏面，婦人還扯上門，說道：爹請裏面紙門內坐罷。原來裏面開榻扇廂，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便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盤桓了一回，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舖子裏，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有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不想被韓嫂兒冷眼覷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再說破了。

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與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

看戲吃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綉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僱船裝載，趕至臨清碼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僱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裏，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說：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早晨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裏，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奇怪殺人，不知爹往那裏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裏，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衆人說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裏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捏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碼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們往杭州去了，俺們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招了揚州衛一個千戶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腳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

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捎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訖，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兒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荆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西門慶卽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抄寫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情，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臨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兵備副使雷啓元，

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觀，才堪可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僂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尙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父妾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遍於閭里；此二臣者，所當急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荆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臨戎，號令一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此二臣者，所當急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效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思奮勉，得人而聖治有賴矣等因。奉此，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吏宋喬年所奏，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裨聖治之事，伏乞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拿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現任管屯，周守備與荆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

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教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想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裏免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謝了。於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傍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報往荆都監屬守備兩家報喜去了。

第七十九回 送瓜子賁四嫂用計 討轎錢潘姥姥傷心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厚愛，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荆都監也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宰了一口鮮豬，兩罇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繡員領，一疋黑清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餠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拿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暖房內賞茶吃，等寫了

同帖，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賜，何以克當，令親荆吳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神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侍生宋喬年拜。」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歷日，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一日，上司行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緞，教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來。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夥計廿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罈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到年除之日，牕梅表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引了李瓶兒房靈前，祭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廝，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不在話下。

到次日，重和元年正月元日，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騎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燒，打扮可喜，都來月娘房裏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毬子，放炮竹，磕瓜子兒，衆夥計主管伺候，賀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敬濟一人管待。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拿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敬濟管待陪王三官兒，他徑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敬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荆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由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由隔城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撞着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

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賁四嫂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裏迎接進去，兩個重尋舊歡。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西門慶就叫葉五兒。』那老婆原來爛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裏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舖子裏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傅夥計又沒在舖子裏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往舖子裏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那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節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餠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我代你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

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月娘房中。月娘使道是那裏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教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說上覆他，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廟吳道官來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爹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爹不消去，頭裏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教爹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裏伺候。西門慶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

西門慶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吳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衣冠整齊，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禮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擾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就待便了。吳

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裏，聽見讓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裏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桌兒，擺上菜兒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吳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鐘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裏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飲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衛中任便到了，上京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裏未曾去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裏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吩咐吩咐，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日，到明日秋糧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那時只是上納秋糧，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萬兩銀子，到年終總傾銷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糧馬草之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戶，不在

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屯戶們還有些雞鵝豚酒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往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却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叫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裏，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爹後邊坐。轉過大廳，到了後邊，掀起門簾，只見裏邊氍毹匝地，簾幕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吩咐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着。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

脫去上蓋，裏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十分綽耀。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許下明日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他流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道：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往城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日往那裏，演哨纔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令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裏到使着四個丫頭，兩個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蓋太監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月娘道：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們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們，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們沒處搗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裏，你們四

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得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前年跌傷復發了？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得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幾架煙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却叫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叫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瞧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二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探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們與他沒會過，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教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孫雪娥房裏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了雪娥房中，教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晨，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

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敢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與兩套兒，頭面簪環，借與幾件兒，教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裏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拿着毡包，并盒兒哩，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裏面兩套上色緞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拿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內相又請我城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叫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還該忌忌。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麼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拿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簽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閩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承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叫咱這裏轉送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裏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

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得我又叫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寫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玳安，四個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去了。

且說西門慶吩咐大門上平安兒，問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兒經過一遭，那裏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呼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拿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水自有如意兒打發。不說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與如意兒吃酒。且說晚上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個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親戚，要子，應二嫂做保證。西門慶聽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意。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吩咐小廝們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各處張掛，叫來與賁辭菓叫小優，晚

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橙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裏，原來是你們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吩咐叫俺們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們與娘磕頭，娘一定賞俺們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耶喏！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亦把打放在頭裏，小的們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着願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捲兒的，拿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裏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裏不見了，險的救了一頓打，沒會打，這遭兒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嚇小的。」玳安道：「娘也會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札了幾架煙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札，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札，教他札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裏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頑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了老婆在家，料他也不肯把老婆閑着，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們好鬪鬪狗。」

尾兒說的是不是？敢說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沒猜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裏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爲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爲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裏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拿勺兒舀，好個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

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裏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裏進去的，坐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亦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

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姑子二姑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叫你來？恁出醜丟臉的。」叫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老身那一個錢兒來？好容易調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無裏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著在這邊，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不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你要做打嘴的獄吏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狗聲賴氣，前日爲什麼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驢糞毬兒外面光，却不知裏面受悽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願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裏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邊請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拿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督漕運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統制穿着大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椽軍卒，一面讓至大廳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

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桌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特奉告老翁，一家尙未拜，還有許多薄冗，請容日再來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裏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拿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下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蒙老夫人尊東到，賤荆一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榮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己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

飲酒。

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裏，如意迎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內，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桌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升天去了。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沒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城外花大姑子和大姑子都在這裏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姥道：「殺年逼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會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裏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噴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桌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裏，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旋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拿了去，再不會空了我，不瞞你姐姐們說，我身下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析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

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倘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爲轎子錢，你大兒拿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倒教後邊西房裏姐姐，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裏，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叫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裏，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了，天下人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們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教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腳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看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噴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的。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

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你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我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撲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使挨着他，坐如意兒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

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以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叫秋菊掇了來，我已攢下了。綉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吩咐秋菊：你往房裏看去，若叫我來這裏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桌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傍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綉春，又將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亡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大娘銀錢自有，他本等手裏沒有，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裏，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你怎麼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

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的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刁上來，便叫迎春姐，你拿骰盆兒來，咱們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盞。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摸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關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凳兒，聽他兩個在屋裏幹甚麼，正聽的熱鬧。不防春梅走到跟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裏聽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裏打盹，誰聽甚麼來？你就打我？不想房內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遮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正月初九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廿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娘子，都在這裏。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戶家赴

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城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姨，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叫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吩咐陳敬濟，再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傍，聽着多心，走到屋裏，一面攛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稍住一日兒是？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裏丟着孩子，沒人看，叫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滿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叫他在屋裏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到沒的叫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帖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至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鋪，另打開一間，叫吳二舅開鋪子，賣綢緞，到明日松江貨船到。

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又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趕造兩架煙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一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爹若做，張二官府拿出五千兩來，老爹拿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知老爹意下如何？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玉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多錢糧。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拿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們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們兩個，再沒人。伯爵道：哥家裏還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跟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

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裏，我也還叫宋松原拿回來，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裏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來，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會下，有了書，叫他往我那裏歇，俟明日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兩個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叫陳敬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吩咐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裏，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裏要來。爵道，爹不消吩咐，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禮，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

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雇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

酒。王皇親家小廝，從早晨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止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搜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擡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裏，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連忙整衣冠行禮，拜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下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格子外往裏觀戲。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齣齣的打起

睡來。伯爵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會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裏走到二門裏首，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

第八十回 西門慶因傷喪命 吳月娘着急生兒

話說西門慶看林太太與何老爹娘子去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姨、段大姐等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會？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

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們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拿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吩咐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并呂養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夫人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荆夫人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攢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跟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林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五姐四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嘍喝，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

頭想。到次日起來頭眩，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爛，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牀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就拿回空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摸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捎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都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裏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玩良久，滿心歡喜。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躺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傷病發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爺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城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裏走走，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舖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了鬘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吩咐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裏來。但見燈市中車馬

轟雷，燈毬燦爛，游人如蟻，十分熱鬧。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馥飯菜蔬，舖內有南邊帶來的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行人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菜盒酒餚等候。西門慶吩咐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裏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

緊的，就不請俺們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還有一席酒，請你們衆夥計娘子走走，莫要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們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們攙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們倒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二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辣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冲刮的眼直直的，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耶！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來我那裏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搶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自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忽

見王經走到房兒口說道，隔壁誰家屋裏，失了火，燒得紅騰騰的。西門慶聽說火起，連忙披衣出來一看，却不是失火，原來是人家燒元宵紙兒，化紙送神的火光，嚇的婦人噤不做聲，滿身作顫不迭。西門慶道：你這鼠胆，真正燒起來，也不打緊，丟了舊的換新的，好教你放心。婦人道：爹若說丟了舊的換新的，奴就不能與爹久長了，奴算來，還是舊的好哩。西門慶對他，用眼一瞧，回到房中，又吃了幾杯壓驚酒，不覺醉上來，纔點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來。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牽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煙寂寂，閭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椿橋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牽着馬，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只這一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悽惶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谷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口中喃喃呐呐說道：

小淫婦兒，你爹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那婦人扶他上炕，和他睡了一回。那西門慶倒頭炕上鼾睡，如雷。婦人見他睡的停當，再搖也搖他不醒，急的婦人要不得。因問西門慶和尙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酊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他的藥，又不是真個仙丹，吃他也沒有處，我記得放在櫥裏錦匣內。金蓮忙向櫥內，取出錦匣打開，見和尙的長生不老丸，只賸了三四粒，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連藥丸，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知吃了這藥丸，不到一時，西門慶便沈沈昏昏，推去不動，呼去不應。婦人慌做一團，便推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樣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到那裏去來？爲何沈沈昏昏的？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到次日清早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會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忘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再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

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罷，聽了魏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往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便跌重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坐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孀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想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原來月娘沒知道，前晚金蓮把和尚的長生丸，與他吃了，西門慶也昏迷了，不知吃與不吃。一面叫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孀來，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

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只是腰裏痛的不了。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拿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他要和尚送他的藥吃，便吃了三四丸藥，也就睡去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刺刺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們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裏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裏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們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得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們來，正是冤殺傍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真不俺們成日把他迷着？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深晚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那裏一個拜年，拜到那晚，玳安又恐怕

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噓道叫我拿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口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涎着臉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噴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栽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那金蓮不聽使罷，聽了，把臉牽耳朵帶脖子都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們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得他是誰？他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就聲兒不言語了。」

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去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迤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

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不但腰痛不止，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來，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雖已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噴道花大舅那裏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腰裏略有些兒痛，怕是前年跌了一交，傷痕復發，只是要不得的哩。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會？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後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養息

幾天就好了，請他怎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跳，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城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腎竭陽脫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腰裏格外痛的重了，比如把刀割斷的一般。

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那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姐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禮，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

道，哥用了些粥，不會？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拿粥來等俺們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拏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們坐，只怕勞碌着你，俺們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于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能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却便好了。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腎枯陽盡，且復腰痛不止，怕帶些鬼症，小便不通，熱毒結住，還須吃利便的藥。於是封了五星藥金，計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沈大海一般，口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

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爹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癩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毒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和他同睡。

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騙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和金蓮肩搭肩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後了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這時覺好些否？西門慶告訴中腕火倒退下了，只是腰間痛得了不的，小便結住，溺不出來。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名橋齋，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橋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

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吩咐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懶待吃，須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些，有支撐些兒，不然，越發淘漉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小半盞兒，揀了兩筷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娘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

時分，那腰間起了一個大塊兒，如坟的高着，西門慶叫痛不止，叫了一時，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了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裏？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果准了。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現在城外，土地廟前，開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卜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體懶懶，勒着手帕，伏于臥榻，先診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虛竭，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就與你聽，因說道：醉飽還將戀女娥，精神血脈暗消磨，心思費盡貪財色，燈盡油乾腎水枯，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成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况有冤纏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現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戌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月娘道：

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只吩咐要人守着他。見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他不得，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守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姐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囑咐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發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使人笑話。又吩咐我死後，緞子鋪是

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舖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你叫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首兩個舖子罷，印子舖中用銀二萬兩，生藥舖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城外徐四舖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現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井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敬濟道：爹囑咐，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夾，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吩咐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沈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了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已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富日富，難免殺身災，鄧

了。飢餓死，金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尙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滾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沈，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擎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擎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擎淨桶伺候，見月娘着着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上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說，比不得當時有

管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說，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辭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個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會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錠元寶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尙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廝把西門慶擡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鬧，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齊衰泣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屏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洗來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綢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

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喜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

不說衆人忙亂這樁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現有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根本主兒，再有誰大？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釘釘了，安放停當，題了銘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待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吩咐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

許勳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卽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回李三，一日到竟洲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作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節，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銀，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與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們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爺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早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弔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小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

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逕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可惡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吩咐，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僚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話柄，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們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事！又同僚之間，你等怎抵鬪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拏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們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主張主張。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于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

一張祭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擊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結，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

第八十一回 應伯爵祝文致祭 蔡御史還債唁喪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僧人做水陸。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由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如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常時也會吃過他的，也會用過他的，也會使過他的，也會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謎謎後人眼睛兒，他就到五殿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你我如今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置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時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暗含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禮抬到靈前排下，陳

敬濟穿孝在傍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略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由祝實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賚光謹以清酌庶饗之儀，致祭于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恆助人以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樂而舉，遇陰伏降，錦綉隊中居住，芬芳國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屈，逢蚤虱而奇痒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袴下隨幫，也會在章台而宿柳，也會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爲羅一疾不起之殃，現今你便長着脚兒先去了，丟下了小子輩，如斑鳩跌脚，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撒的人垂頭落腳，聞的人牢溫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晉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尙饗。』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

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捎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嬌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上紙，在靈前排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們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這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賊大嬸鬼大嬸的，賊狗囊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妻散的，還來上什麼紙兒？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頭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才說娘揷出四馬兒來了。這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大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三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哥這等說，才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

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們伴宿，你們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由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排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傍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喬親家來上祭，月娘吩咐，把昨日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桌排下，喬大戶娘子，並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待，請至捲棚內管侍，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這裏，便噴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

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

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也做了一篇祭文，來西門慶家中設奠。攔阻不住，都如沐猴登場一般，上了香，磕了頭，陳敬濟出來謝了孝，隨即排桌兒款待了筵席，席終而散。月娘見西門慶所有的一班人，上而官吏，中而朋友，下而奴僕，無不是由酒肉錢財而來，沒一個靠得的，見春鴻尚誠實，可以幫同提防，因派在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癡心客。那時李銘日放假以孝堂帮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底。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會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笱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棒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陰陽酒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

月娘等，不免伴夫守靈守孝。一日，暖慕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昇天。吳大妗子並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撐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裏便圖出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樣，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塞在腰裏，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到舖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吩咐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李嬌兒惱差變成怒，正尋不着一個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庫子，啼啼哭哭，叫叫號號，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舅計議，請將李家度婆來，可打發他歸院。度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幾句言語道，我家人在你這裏，受賤

伏低，頂缸受氣，就容易就開消了罷，須得幾十兩遮差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回，叫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鴛鴦，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閒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烏出籠外便飛騰。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一場，衆人都在傍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日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兒來報，巡鹽察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教我來對娘說。月娘吩咐，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

說夫人請國舅。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古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襖，四尾白魚，四罐密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吩咐平安兒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邊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吃一鍾就是了。須臾，左右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即時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想有他在時，若似這樣官員來，那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了，空有家私，眼看着無人陪待！正是：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府，就拿著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免的，今年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寶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饒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五千兩金銀，

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官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下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好似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嬌。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待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口聲，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多少的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佳人，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如漆，賽過同胞兄弟，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尙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第八十二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慶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了揚州，招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才將銀往各處置買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個娘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王玉枝兒鴛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排酒，與鴛子王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尙不見回。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道：這奴才在那裏喝酒，喝到這咱才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裏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把眼斜睨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擗着掙，你在這裏合縫着丟，宅裏老爹包着你家老婆，頑的不值了，才教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裏快活，你老婆不知怎樣受

苦哩，得人化，白喫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對玉枝兒搗子只顧說。搗子便拉出他院子裏，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號小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裏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加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房裏挺覺去了。

却說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鬧笑。林彩虹小紅姐妹二人，並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擲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來罷。便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並胡秀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姐妹，少不的置酒馬騾，作別錢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話。一日，到臨江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

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碼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現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碼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梁，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坟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教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坟上去，明日與老爹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况他今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

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柴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才知老爹死了，好好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人保得常無事？韓道國一面把馱柴打開，取出他江甯置的許多衣服細軟貨物，並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坑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晃晃的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裏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會？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笑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還與他一半，教他招招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僱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真去，

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篇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將他兄弟韓二叫來，如此這般，叫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並兩個了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

這裏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坟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坟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裏。這陳敬濟回了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

一日，到臨清碼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坟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閤家連銀子，都拐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過七了，俺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想：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噯！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他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聞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到街頭上各娼店中，歌樓上飲酒，請孃子頑耍，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至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緞舖，廿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配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改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惹是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蚤子頭上搔。月娘道：翟管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現在他家得時，他總是護他娘老子，

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塚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叫他會主兒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娘月叫陳敬濟兌銀，講至再四，見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毫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價錢抬滿，送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託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肱膊兒往外撇，不如賣掉了是一樁事。那敬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故意兒昂昂大道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得大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道，你老人家青春年少，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不害孤冷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

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

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排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若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肯，那時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兩個與他，還做面光。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去，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就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下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你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是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落了一錠，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時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

那裏，還在他手裏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感謝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緞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碼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裏，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簪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裏，依舊換了慘淡衣裳，才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次三番，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語動的心邪，上了釣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邊，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子，自己誇獎，對衆人說，你們只好在家裏說炕頭子上嘴罷了，像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的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大火鉗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內也不响，如今還不道俺門一人是，說俺門落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剜瘡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信人謊，失了網，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兒轉的錢去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了姊那裏，借的幾片子首飾衣

裳，就說是俺落了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使我水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裏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漢子又兩次三番，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教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雜貨鋪來，發賣各色細布，逐日會親友同人，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問訊諧佳耦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了，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上，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裏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綉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送與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寄生草一詞道：『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初結下幾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沉沉的月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伴茶蘼架。』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蘼茶蘼下，彼此相會，隨即封

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首詞在上面答他，送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才在這裏，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什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回袖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製成巧，金錠銀錢十分妙，可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婦人看了那詞，到了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了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自在房中，綠窗半啓，絳燭高燒，獨立在木香花棚之側，等候敬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只有元宵兒在屋裏。敬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吩咐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走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藤架下，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茶藤架下突出，把婦人唬了一跳，說，吓

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說了我一跳，早是我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胆大？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說了你，就錯說了別人，也是莫奈何。」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裏？」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吩咐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少頃，只聽得元宵兒叫門，說大姑娘房中來了，這敬濟慌忙去了。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廂間，堆放生藥香料。兩個自此以後，情同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前燒香，不想陳敬濟正擎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擎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茶盒子取茶葉，看見兩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樓梯，慌的敬濟下樓不迭。婦人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個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你也把姐夫做小老婆，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不敢做聲。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私通，不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

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報，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城外深衣巷祭祀，去了一遭。到後日六月初三日，金蓮回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敬濟在東廂房住，才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廳上走，悄悄向窗眼裏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婦人連忙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才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麼？敬濟道：在後邊不會出來，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久，險些沒把腰都坐斷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你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聽宣卷來了？丫鬢說：昨日你在孟三兒房裏吃飯來。敬濟道：早是大娘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幾時，往他房裏去來？正在談心，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响，這婦人連忙走過一邊。敬濟一望，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你叫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去了。不一時，天色晚來，那夜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金蓮教春梅燒湯，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舖好涼蓆，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裏尋去？春梅道：我直

往那邊大院子裏才有，我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吩咐春梅，你往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朵鳳仙花來，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櫪子放在天井內，舖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就知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便推開門進來。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吩咐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日前你潘姥姥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了，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殮，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怎的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早去城外，發送發送，送你潘姥姥，打發抬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找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一景休題。到次日，

飯時就來家，金蓮才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城外昭化寺裏，拿了兩枝茉莉花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甚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一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來。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朋友，往城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特地走了來，只見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裏吃了酒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吊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子來，上面刻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怎的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幾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於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獨步書齋睡未醒，空勞神女下青雲，襄王自是無情緒，辜負朝朝暮暮情。」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時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

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忘了，抬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房中去了，心中懊悔不已，想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木樨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踏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吃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了在心，卽渾衣上床，搵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各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推開門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目一個，渾衣歪睡，喚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負約，實是因崔本邀我，就往城外五里原莊上射箭，又吃了些酒，不提防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應聲。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撻了一下，罵道：賊拖牢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了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在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是崔大哥拉了城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了你的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小鬼拖牢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這賊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算怎樣的，在那裏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却是那裏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弄神搗鬼，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才信你，這簪子，是孟三

見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得千真萬真，上面還刻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內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裏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發誓，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毫首尾，就憑着廟裏城隍，活不到三十齡，生來碗大的疔瘡，多少年不愈，要湯不湯，要水不水。那婦人只是不信，說道：你這鬼材料，說來的牙痛誓，虧你口內不害碇。兩個絮聒了一回，已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了。那婦人把身子歪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反手望臉上搗過去。誠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了。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了頭起身，快快越牆面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

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那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

和我罷了。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會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肉也搨的去了。婦人說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敬濟道：大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誰與他有什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我要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半日買賣，歸到廂房，搵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想不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牕外忽然下起雨來。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再三約我去說對說，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滴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臥單在 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進了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安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換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燒，桌上餅果已陳，金尊滿泛。婦人便問：你既不會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敬濟道：本是昨日在花園茶廳架下拾的，若哄着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收藏，我不要你的，只要

把我與你的香囊簪子，咱的事物好收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儼如夫婦一般，毫無顧忌。却說秋菊在那裏睡醒了，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一個。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尙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春梅，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夜在房裏，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編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叫你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我這幾日沒會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於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癩下兒，只好與他搗癢兒罷了，剝了衣，叫將小廝來，拿大板子，儘力打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蕩他這癩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中，外言不入，都像你這般，好弄出家主禍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秋菊往廚下去了。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盤棋兒，晚夕貪睡失曉，主飯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瞧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才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存敬濟在床身子裏，用二床錦被遮蓋的嚴嚴的。叫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格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掇敬濟出房，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

捏着一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喝罵了他兩聲，他還不勸，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才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怕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怕傳出去，被外人脣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鋪子裏上宿，取衣物學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鬢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都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盡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艸裝枕頭，等我到鋪子裏叫他去，我好歹叫了他來，和娘會一

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前往後進，我情願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到了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託心中不自在，用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鬢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金蓮、春梅說道，好姐姐，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於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艸，就悄悄到印子舖門首，低聲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纔歪下，忽聽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廝們在那裏？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舖裏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閉關兒，也不往俺那屋裏走走，說你另有了對門孟二奶奶，不稀罕俺娘兒們了？敬濟道，說那裏話，自從那日着了嚇，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聽官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叫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

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櫃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便來也，他見我去，好不歡喜，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值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逕往後邊去了。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排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

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推着不開。於是伸手出來，拔開了鳥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望裏張看，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編嘴張舌，賴他不成？於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人吃到三更時分，方才休息。春梅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裏灑？我拔開鳥吊，出來院子裏灑

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淨桶，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有淨桶在屋裏。兩個後邊聒噪，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存陳姐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裏安放不了，不是一個細子砂，莫不放在眼裏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耍的人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於是要打秋菊，說的老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胆了。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兒在鋪裏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艸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在這屋裏了。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麻。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靜普師化緣雪澗洞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雇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吩咐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奶子如意兒乘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吩咐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摸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誠，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姐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房安歇。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巍峨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祝典，歷代封禪，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殿宇稜層，雕梁畫棟，碧瓦朱楹，鳳扉雕格繞黃

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肩禹背，御香不斷，祭祀依時，萬民朝拜，四海皈依。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卜過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以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匾，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但見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鬢，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瑤池王母，月殿嫦娥。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髻髮，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祝文，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祀。

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瞧看四方燒香婦女，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因見月娘生的

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禮，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正面放一張芝麻花坐床，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對聯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緞道髻，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悶消遣。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甜口美食，蒸碟餅酥，各樣菜蔬，排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排上案酒，大盤大碗肴饌，都是鷄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鏤杯，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

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去，一面留月娘與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簿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吩咐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滿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妨？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請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殷勤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款待四方香客。這裏說話，那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閑人算計。伯才笑道：這個何須

掛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來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

這月娘覺身子困乏，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才床上歪着，忽聽裏面响啷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車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雙手抱着月娘，月娘嚇的魂不附體，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宕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霸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殷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噤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裏推得開，只見月娘高叫：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打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煙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打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

玷污不會？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廝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扇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從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來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坐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過，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裏，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山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澗禪師，法名普淨，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僧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門慶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當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天未亮，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僧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做

徒弟，你意下如何？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宗祧，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過一周兒，如何來得？老僧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月娘心中自忖：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僧。一面作辭老僧，逕奔清河縣大路而來。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敬濟兩個，就如雞兒趕蛋相似，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恹恹思睡，茶飯懶嚙，叫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微微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影踪，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說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未來家，那裏討帖墮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墮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那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帖，與你

下胎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因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勿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人生產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白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裏生疼，睡在炕上，敬濟按在肚上，盡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艸紙，倒在毛廝裏。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下來。

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衆姐妹，把岱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孀子抱孝哥兒到跟前，母子

相會在一處，置酒款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姐妹與月娘接風，這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噉罵在臉上，耳刮子打在他臉上，罵道：賊饒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唯唯而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又在他翫花樓上，兩個在一塊兒，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却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人還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忘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脚，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吩咐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等的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屋裏，瓶兒罐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什麼？叫奴才們

背地排說的磔死了！常言道，男兒無性，寸鉄無鋼，女人無性，爛如蔗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裏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耍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廝裏磚，又臭又硬，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你還要在這裏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安兩個，往樓上去取，每日食飯，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拏錢上街盪麵吃，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獐。各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一向叫他舅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職在家閒住，敬濟早晚往那裏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

兩個隔別約一月沒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眼前千里，要見他一面，難上加難，兩下音信不通，敬濟亦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明日，推城外討賬，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問薛媽在家不在？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坑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裏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才吃了茶了。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鬢截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疎淡我，我與六姐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捎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裏，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裏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裏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裏尋

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才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幕生兒來，莫不也是來路不明？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個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喝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階下兩隻犬兒相戲，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間，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了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犬戲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會看的他，剛才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裏要了我兩對翠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會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娃兒，纔

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口舌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也改變了，姐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語，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劈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篋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戮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裏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捎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煙兒，放把火倒也罷了。於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奧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

有。」下書六姐粧次，敬濟百拜上。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幾個字，印捎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裏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手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敘其相思契闊懷兒，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舅舅張家那裏吃飯，惹他舅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叫他張舅見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鋪子裏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使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鋪子裏，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叫你休使性兒賭蟹氣，叫你常進去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裏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入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裏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裏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

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才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綉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連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起來領春

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吩咐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叫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問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流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躡到泥裏。」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春梅姐，說是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只爲着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這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罄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吩咐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

說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他兩套，叫薛嫂兒與他拿了去，做個紀念，也是服侍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倒有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凡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緞衣服鞋腳，包了一大包，又是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抬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月娘諸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裏冷冷落落，甚是孤悽，不覺放聲大哭。

第八十六回 孫雪娥唆打敬濟 潘金蓮發還王婆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

到了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假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賬，竟到這裏，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裏。薛嫂道：是在我這裏，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裏，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嬌張致道：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吩咐我，因為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才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說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上不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兒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中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頭，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裏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韭菜已是入不的哇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準，不一時，薛嫂買

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排了，兩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梳裏傾倒那梳裏，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叫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然，往人家相去，拿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兩個會了一面作別，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敬濟出巷，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捎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頭出來與薛嫂兒，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丫頭，還把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去賣，你再休上我們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大麼天麼！你老人家差怪我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

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又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喏耶喏！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頭，在咱獅子街鋪子裏，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慣搗蒜，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羞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吩咐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索落起我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小大姐來，因他會這一套唱，好模樣兒，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訂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緞襖兒，藍緞裙子，脚上雙彎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好，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考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月娘免不過，只得

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落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

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都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才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舖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排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定叫來安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看顧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大丈夫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

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就算我頑了，人人沒頑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上一本，你家現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孽房子，都來抄沒了，老婆便當官發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使益。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到十分，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夥計，你也擠撮我起來，我叫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裏要打夥兒，把我擠排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叫你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人小膽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煙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

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耽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兒毛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裏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裏，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遞遞，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孀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着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當時却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攬救了半日，昏萎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

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衆人戲言孝哥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願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蟲兒病，只願叫那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戶，叫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家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以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睬。月娘大怒，於是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秋兒，小玉繡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嚇的衆婦人看見，都丟了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

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脚不定，一面收拾衣服舖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家，他舊房子自住去了。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陳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裏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會玳安道，還不會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磔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了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裏吵嚷作亂，昨日差

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裏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裏，道了萬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是把禍害離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歧少不的僱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鬟繡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眼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才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這裏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

鸞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裏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裏使不的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西陽關。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戮舌，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個破字兒才好。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簪環首飾，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是姐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梳簪子，一套翠藍緞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途，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裏去，順便到你那裏看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僱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看他坐上轎子才回。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嬌眉嬌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到外間，和王潮兒睡。有日，陳敬濟打聽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吊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裏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裏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什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蠟子，我老娘手裏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裏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嬌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兩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

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婆子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這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吩咐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挺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裏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梢沒下梢，出醜惹人嫌，你連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拆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爲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噴哭，怕有人聽見。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剮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裏去了，才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裏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進一本狀告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裏假名託姓，一頂轎子，娶你到家用，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夫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

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願，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舅那裏，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
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昨日湖州販紬絹的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上張二官府，如
今現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拿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
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嚷喝
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裏放屁。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
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
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敬濟道，我僱頭口
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先
與你說明白着。敬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決不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
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了。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話說陳敬濟僱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裏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才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姐夫有棹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裏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裏尋個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裏會這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保舉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現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箭就上梁，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裏，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

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就扒倒地下，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不把你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見了張二官，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下留他答應，便拿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理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理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裏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並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往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擡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緻，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諳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

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番兩番，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吩咐，不開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排布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緻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鬚，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服。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伏侍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的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會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那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

伶百俐，屬龍的，今年才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拿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便罷了，天也不空使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哭，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毡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擡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吩咐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脚蟾便沒處尋，兩脚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裏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着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擡了來罷。周忠

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拶與他一頓拶子，他才怕。看官聽說，大凡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教：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發往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意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投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媽媽在家麼？」那婆子正在磨上搗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

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才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鬚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裏，就等不得王婆叫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有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才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裏，又濃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嫁，催的緊，又

有三四個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銀錢不足，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有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兌銀子來，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排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現鐘不打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那裏，交了銀子，才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又不知好歹，奚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養家。於是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裏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倒，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裏罷了，那漢子殺人不轉眼，豈肯干休。

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一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定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吩咐迎兒，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裏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拿菜蔬，排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勻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你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說時遲，那時快，只聞聽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着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豬狗，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乞楂的，

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鬢，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拿了刀子，踢翻盞碟，都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栓，被武松太扱步趕上，揪翻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腳細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道：「都頭不消動怒，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廝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廝在那裏，你不說時，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豬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認，將那時收籬子打了西門慶起，並做衣裳以致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的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勢頭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搗了一把香灰，塞住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翻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鬚髮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踏他肋肢，後用兩隻腳踏他兩

雙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腹裏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射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啣着刀子，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乞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漉漉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嚇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何處去，香魂今夜落誰家！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剜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那時有初更時分，倒控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丟了朴刀，越後牆

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裏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刦了財物，逃往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刦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就知道是武松殺人刦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淋淋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控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藁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卽委差當該更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埋葬看守，掛出榜文，叫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報告府中知道，不在

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老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爺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趨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康家，張世康已死，只有姑娘尙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老爹得病，死在這裏，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裏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埋葬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擱，却不誤了六姐，不如先掉騙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甯可就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

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舅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舅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

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縣前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屍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榜文，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什麼人？看此榜文做甚？現今正身凶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扞步便來捉他。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熟識朋友，鉄指甲楊大郎，二人聲喏。楊大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裏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親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才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大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

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現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才拿住凶犯武松。說畢，楊大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洗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裏吃得下酒，約摸飲勾三杯，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紙錢，在縣前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叫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紙錢，皆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那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紙錢。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才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自日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紙錢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埋葬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叫他埋葬你屍身便了。婦人道：剛才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

這個敬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撇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剛才我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葬埋之慮，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

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舍，呈報到官，所有兩個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凶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嚏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女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別的話，被他掙開，撇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起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吩咐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凶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

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遠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樁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裏話，若肯在老爺前，擡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擡出城外，擇方便地方，葬埋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叫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才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道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城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們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現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裏，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

香火院永福寺裏罷，那裏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埋葬。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裏。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吩咐，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升天，又拿出一大罇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裏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感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却說陳定在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裏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姐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城

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二人問道，哥哥那裏去？敬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城外寺裏，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內，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大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大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聞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裏？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紙錢祭物，走至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今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才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八衆

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

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煙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架，綵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是個行脚僧。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鞋僧帽，預備佈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吩咐，你叫那師父近前來，佈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尙，還不過來，俺奶奶佈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墜孽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誇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墜多少罪孽。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

佈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得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像這比丘尼僧姑，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像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怎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賊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佈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裏去來？怎的影踪兒，也不來我這裏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排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裏，咱家小大姐那裏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裏去？薛嫂道，我有樁事，特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

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裏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哩，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的曉得？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而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裏，他小叔怎得殺他哩，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裏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啞！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裏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子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裏，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緞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沒生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到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那個銀子，手裏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

娘吩咐，你明日來我這裏，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去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母去罷。那薛嫂約定，叫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裏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一定賞我，提看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不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料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鉤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遇舊主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祭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道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道，死爛了的，才是我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

也入了土，才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來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擡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鬚毛都撕淨了。那擡轎子的，他見踢起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擡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司，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恆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

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來，看見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吩咐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裏不去不題。」

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銀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盒酒食，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士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溫和，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千花發艷，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小桃粧紅臉妖

嬌嫩柳娘宮腰細膩，百轉黃鶯，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暖溲鵝黃，水渺茫，香浮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煙，端的絕好春景。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莊院客座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姑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排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姑子。原來大姑子僱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才同吳大舅，僱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姑子僱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與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姑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和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兒，抱孝哥兒，同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姑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讓到莊上捲棚內，放桌席排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姑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

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香，也在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裏吃酒不題。

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道，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叫伴當擡些祭物，往那裏，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裏有大莊院，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耍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吩咐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果，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煙熱鬧那裏，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擡着，後面跟隨，不坐。領着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仕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姊夫在日，曾捨過許多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

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卻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史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邊禪道中，還有許多雲游僧行，常時坐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排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佈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各等齋食餅糕上來，那和尚在傍邊坐，才舉筷兒，讓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雨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吩咐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

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

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排設下。春梅轎子來到，先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昇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月娘道：他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裏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薦拔昇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吩咐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裏才下，月娘和玉樓乘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妝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

闌裙子，封着丁當禁步，比昔不同許多。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奉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裏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法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箱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裏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滴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佈施，又沒管待，過意不去，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

欲還禮，春梅那裏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會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裏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都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春梅喜歡的要不得。玉樓道：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裏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裏？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裏。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義，還葬埋了，你逢令節題念他，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排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台，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墳

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姐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也不消買去，我這裏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坯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裏，今日孟三姐來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昇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嚇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逕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吩咐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甌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篸，請大奶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莊，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奶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着實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裏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裏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

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莊上去了。

第九十回

搖驚閨來旺兒拐逃

剝衣裳孫雪娥受辱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隄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煙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遠望見月娘衆人轎子，鱸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才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人煙喧雜。月娘衆人，躑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現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浪子。那日穿着一

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脚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拿彈弓吹筒毬棒，在杏花莊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哄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執紅朱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正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架兒？小張閑來悄悄吩咐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個五短身材，是個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一逕回家去了。

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姊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的，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

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往那裏來？出落得怎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裏，他老太爺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匠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匠叫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什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們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拿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盤子，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挑穿金魚兒。大姐便秤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

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才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吩咐你明日早來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擡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排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當，排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丫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見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裏，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們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

怎的不叫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撕着口兒，果然出冷氣，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裏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嚇了他來了，那等吩咐，你休要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嚇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嚇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派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吩咐奶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才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起起倒倒，整亂了半夜。

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才好些，那得工夫，秤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

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裏走？來旺兒悉將他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迫勒的吊死了，將無作有，把你發充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裏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拿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戥子秤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吩咐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廚下，一力攪掇，又熬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諸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你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牆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踏着梯櫓，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覓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

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打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卽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兒起頭來，十五歲了，拿壺出去，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請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排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們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你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就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到來昭屋裏窩存，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栓，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橈，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橈子接

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會了一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緞子衣服，吩咐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匠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裏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裏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覷人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被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己，俱不必細說。

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們打房上去，就踏破些瓦，還有蹤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

盆一根金耳幹，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旺夫婦，又篩上兩大鍾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拿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踏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有巡捕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撲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什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得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才開，打人鬧裏，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了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才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裏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鏞，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拿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現

出，卽差人押着屈鑑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拿了。雪娥嚇的臉蠟渣也似黃了，換了慘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黓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鑑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秋兒見箱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時常到夕晚，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連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躑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查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鑑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一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又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梳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鑑係竊盜，俱係雜犯之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

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發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發賣。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灶，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鏤金床上，錦帳之中才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一瞪，喚將當值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鬆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

第九十一回 整粧奩愛嫁李衙內 浴蘭湯怒打玉簪兒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由，就如此這般，使薛

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語，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嚇的慌了手脚，連忙僱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牀帳箱廚嫁粧之物，交玳安諸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牀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牀奩嫁粧，他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問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姐，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姐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債道兒來。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

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婆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刑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發賣。至是，衙內謀之於廊吏何不韋，逕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了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爺家來昭道，你是那裏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吩咐，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快走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

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月娘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裏蘿蔔動個心，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付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你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無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日，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當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耽擱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月娘道，此是各人心裏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

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鬢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吩咐，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點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於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慣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現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嫻熟，話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徯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觸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裏，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裏人？

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身邊兒花，沒有，好不自在，原藉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安叫鋪子裏傳夥計，寫了生辰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拿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

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拿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裏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裏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裏，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裏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

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拿了這婚帖兒，叫個過路的先生，算算年命，妨礙不妨礙？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不算說謊。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掛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枯榮，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的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會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拈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現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尅，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嬌姿不失江梅態，三揭紅羅兩畫眉，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

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們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他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送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薛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裏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來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是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便，隨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於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

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查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

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丁當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錦花，共約二十餘擔，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擔，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牀帳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牀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牀陪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繡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壺，與哥兒妻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

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拜辭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零零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裏來。滿街上人

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也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都叫各人前進，甚有主張；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着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鷄毛兒零掙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舖陳牀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重行合卺之禮。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姑子二姑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櫂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牀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鬢小玉勸止，這裏月娘在家覺

悶不題。

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姿色，心中歡喜的沒入腳處。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脂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植髻，用手帕遮蓋，周圍勒着銷金箍兒，假充作鬚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嬌紅的裙襖，腳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跟前，輕身浪額，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瞅睬，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菓仁泡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裏，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像奴疼你，頓了這碗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裏，睡得好覺兒，怎不叫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跟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甚的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婢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

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喫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叫我要我來？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脚。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勝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牀上坐下，樓玉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們且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說，老娘拿鐵鍬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吩咐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裏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牀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飯時纔起來，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折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櫬打官舖，我這氣苦也沒處聲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叫

做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到俺家，你識見我大家，臊着些罷了，會那等嬌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吩咐他廚下熱水，拿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叫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心中正沒好氣，拿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啞啞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齷齪貨，沒三日不拿水洗，像我與俺主子那時，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瞪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拖鞋，自向牀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裏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探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情愿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

打，只爲嘴傷人。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個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牀帳粧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五日一場，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瀝不過，只得兌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羣狗黨，在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趕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

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碼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是個熱鬧繁華大碼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馬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個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鴛子說，姐兒是考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鴛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合，就要娶他家去。鴛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用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歡喜。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裏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理他。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

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那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個證見，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個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娶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趕齋餓鬼撞鍾馗。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千兩金銀，留下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管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疋。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碼頭上，泊住了船隻，投在個店主人陳二店內，教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二人，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

一個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罇酒，陳安挑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沒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個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拿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養生孟銳，就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裏，沒會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吩咐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

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裏，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般品，堆滿春檯。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範，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

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倒戲弄我起來。就撒了酒席，往房裏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拿在手內說，這個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錢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拿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裏？恐怕曠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悄悄說道，你既有心，奴亦有意。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找尋你不成？婦人道，既是如此，也罷，約會下你。

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裏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癡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鋤鋤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在那裏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下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裏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俺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拿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真是這廝無賴，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豫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為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敬濟纔待叫陳安拿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裏閃出四五大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細了，稟知李通判，吩咐都且押送

牢裏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封，係陝西臨洮州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在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掀開庫門鎖鑰，偷出賊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裏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地，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賊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賊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賴。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翻，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冤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總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山，縱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問，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櫃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

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的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拿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回後廳，報告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堂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實，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公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拿他入罪，叫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長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卽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拿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妝奩金銀箱籠來，

他口口聲聲，稱是常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數落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吩咐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裏攻書去了。

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你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先家中去了。這敬濟不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個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盃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

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暮秋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漆黑，嚇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了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有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轉與他家鴛子去了，他家鴛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裏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反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饑癆饑痞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掃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鴛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於是一把手，扯

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使歸唱的房裏睡去了，繇着大姐在下邊房裏，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裏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裏，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踢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裏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裏，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打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鬢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拿住，亂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娼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探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他與大舅二舅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得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判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

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崗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硬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道：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之妻，告爲惡壻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以存殘喘事。氏有女壻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氏懼怯，令其出門，豈知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毆辱，素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週身踢傷，受忍不過，殆及將死，於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竊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致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下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本縣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拿他。」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招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及娼婦馮金寶，并兩

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敬濟正在家裏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嚇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遍身俱傷，睡在床上，聽見人拿他，嚇的魂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婦都拴到縣裏，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拿着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一干犯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了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是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現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濟家擡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縊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

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令身死，係難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呈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役死律？莫非是我私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裏替你取了他一張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吩咐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裏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在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也。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用了，傢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喫山空。不時任楊大郎家中，問他

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逕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時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耍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橫生，前胸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片，將頭顱劃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搗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裏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由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拿大磚撞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舖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

入冷舖內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人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又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倒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吩咐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燒。這敬濟支持一夜，沒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頻年困苦痛妻亡，身上無衣口絕糧，馬死奴逃房又賣，隻身獨自走他鄉，朝依肆店求遺饌，暮宿莊團倚敗牆，只有一條身後路，冷夜之中去打梆！

話說陳敬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疎財，專一扶貧救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務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木合道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

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庵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老拙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姪，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庵道：「賢姪，你如今在那裏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庵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綱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不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裏，一向也久不上府，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裏面客位裏，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噶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拿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吩咐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裏，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

了，說道：小姪知道。拿着銀錢，出離了杏庵門首，也不尋房子，也又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銀，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盡空，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拖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那房錢麼？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得人恥笑，有玷了父祖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裏面，叫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裕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拿米錢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麵，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裕褲來輸了，大正月裏，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房首山牆底下，向太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跟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

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裏，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碼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裏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個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

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梳了頭，載上道髻，裏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霞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僱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擡了盒擔，出城門，逕至臨清碼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到得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

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吩咐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吩咐，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小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吩咐，小道怎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家下雖有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凡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於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緞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毡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

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鴨鵝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舖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昏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吩咐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咐敬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老王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

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健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籤問卦，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裏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碼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

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舖歇臥，日久絮繁。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裏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睡，使嫌敬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在我手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要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裏去，你休噴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我都依你。當夜二人儼然海誓山盟。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舖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常拿着銀錢，往碼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鴛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碼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

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煙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裝修的甚是齊整，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櫺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羅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煙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驪。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裏坐下，使叫店小二，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拿着個斷鑼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簇地兩行淚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久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嚇，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碼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裏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裏安下？金寶便

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裏，有百十房子，四外齣齣窠子妓女，都在那裏安下，白日裏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拿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唱普天樂道：「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兩人吃得酒濃時，便叙了舊情。敬濟見天色晚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裏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二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捎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

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碼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窠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大的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裏？慌得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裏便是。這劉二大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裏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嚇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都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踢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裏，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兜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裏面，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搗你道士梳梳娘，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打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

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勸解，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裏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拴在一處墩鎖，吩咐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裏拿了敬濟，任道士廟中，尙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顧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拿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低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密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他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賭博，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

還掠與他去。吩咐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衙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熱，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

不一時，只見裏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妹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廝是個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

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敬濟，脫去衣服，用繩索綁起，展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裏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一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款款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撻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吩咐牢子，把棍且攔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吩咐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忙忙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沈吟想了一想，便又吩咐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要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的坐

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騰還官。這道士聽了，一着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聘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你還敢廟裏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嚇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搗被，聲疼叫喚起來，嚇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纔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們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躺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裏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相綁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個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會叫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們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叫他去着。

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們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脈，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們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鬢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向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裏有甚麼？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奶，你委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裏沒甚麼，拿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會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吩咐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於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糲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躺在床上，面朝裏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裏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

兒那春梅一砧碌扒了起來，叫妹子拿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會把家伙打碎，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吩咐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鬚鬪花兒來，吩咐道，我心因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笋酸，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吩咐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鬪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湯，是雞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了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鬪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麼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鬪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叫鬪花拿到房裏來，春梅又嫌

忒鹹了；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惱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裏，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妹子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摔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惱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到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搜搜索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要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俟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吩咐，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了。於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嚇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

孫雪娥拖翻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發賣。

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吩咐，我只要八兩銀子，再不多要，你務必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裏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吩咐，只叫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異嫁人，願嫁個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道，我那邊住着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鬚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上，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

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要二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能。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至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下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了酒家店那裏，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黑子街院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裏面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個十七八歲老丫頭，打着盤頭植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個木客，買他們做粉頭，起了他個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拿斷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

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蹤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在河下買幾十石酒麪，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裏，安排酒榖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吩咐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姐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像老爺宅裏，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裏？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了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裏，供筵

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時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拿個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傳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裏，就一處睡了。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肴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飽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麪，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吩咐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照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鉄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與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

屋裏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奶子吃，兩個嘲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與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竈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裏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子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裏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出上房裏，只見玳安兒和小玉在房裏，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不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裏做甚麼哩？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裏，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一身裝新衣服，盥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鬚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緞絹衣服，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裏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

均，驕馬奔騰，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解當舖，有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舖子大櫥櫃裏，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裏武長脚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裏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匣內藏着金頭面，攬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裏，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了。

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裏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間控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裏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吩咐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裏，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又金銀廣，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

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來棍，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舖裏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不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裏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解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娶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兒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審問這件事。

却說解當舖，櫥櫃裏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嚇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裏吃飽，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裏，如何不見了？一地裏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

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不回來，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兩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裏，還不叫人快認賊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傳夥計領賊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傳夥計拿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裏，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裏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賊骨頭，還敢來領賊？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嚇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一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

哄我去領贖，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裏？這等不合理。那傅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原物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髮上加髮，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個路兒，甯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

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裏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少奶奶那裏，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了？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生造化，自從他生了哥兒，他家大奶奶便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了，正經二奶奶孫氏還不如他，守備替他手下買了兩個奶

子，四個丫頭扶侍，又是兩個房裏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不敢做主，自恁這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拴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四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宅裏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個鈿兒，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垂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賊，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個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裏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個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裏養老婆，被吳巡檢拿住，監在監裏，人家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賊，又要打將夥計來要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

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裏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叫老爺着人，吩咐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車馬錢糧，都在他手裏，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拿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裏。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錢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去了。

那時春梅還在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鬢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裏面牕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牕，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

磕下頭去。春梅道：「當家不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裏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拿了來不會？」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纔打翠花舖裏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嫩，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鬢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裏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裏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一發替他尋個城裏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裏孩子，曉得甚麼？」因問道：「要多少銀？」薛嫂兒道：「要問價，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裏去，明日兌銀子與你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拿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拿寡酒勸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舖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拿在巡檢司拶打，這裏人家，又要頭面，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裏夥計，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

面無恩，來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裏領贖，要錢，纔把傳夥計打罵將來，嚇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叫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他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暖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擰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誑，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拿點心與你吃，俺奶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努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撇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

子裏，到家帶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吩咐明日來討回話，說，丫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吩咐媽媽，你休推疊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

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欣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燈燭，安插杯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拿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太花欄批文，用一個封套裝了，批上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

仰巡檢司官，連人賊解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裏面吳氏狀子，嚇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了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裏事，如何不升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可，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拿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該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如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二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叫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裏，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

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裏，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拿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鉤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叫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裏，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

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空使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於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豬，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吩咐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只受了豬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

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上覆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裏，哥兒生日，我往家裏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擔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上覆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豬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裏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衣，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多少丫頭妹子侍奉。月娘問他，真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叫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來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二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大德周老夫人，粧次重承厚禮，感感，即刻敬具小酌，奉酬腆儀，仰希高軒俯臨，不外幸甚。」西門吳氏端肅拜請。「春梅看了，到日中才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丁當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緞銷金轎衣，軍牢執籐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盒，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隨。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緞子裙，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才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叙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還，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一定去。」兩個叙禮畢，春梅務要把月娘

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鬢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定帽兒上。月娘道：「又叫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與兒做媳婦兒了，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到也好。」一面丫鬢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道：「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絲遍地錦桃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裏走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

房裏，只要那當值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罷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裏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裏。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裏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發生，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捉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舉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請奶奶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爺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零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閑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王，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娘子陪春梅到裏邊，遊看了半日。但見垣牆欲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蛤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存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晝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破櫈壞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料，下邊他娘房裏，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陪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陪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陪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指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了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鈿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道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忙忙來接，說爺請奶奶早些家來，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

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排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請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矜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拿燈籠來接。月娘那裏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吩咐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吩咐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春梅道：你們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吩咐，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請你周奶奶吃，你們慢唱。小玉在傍，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拖逗，兩的

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負恩把我丟。」春梅道：「奶奶，你也叫大妗子吃杯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了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消瘦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了的。春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裏沒和他吃？於是斟上，叫小玉也吃了一杯。妓女唱道：「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詞，曲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拿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唱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

且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吩咐道：

我一向委你尋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裏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又沒臉見杏庵王老，白日裏到處打油卦，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青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拿瓦片打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自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陳敬濟已自討吃，便佯佯而笑說：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裏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兩個到個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攆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

精着兩條腿，踏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噴拳不打笑臉，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揚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開下就是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揚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工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才若不是我，拿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葷食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拿四賣噶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噶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杯，拿大磁甌來。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棹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

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對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到坊子裏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裏修蓋伽藍殿，並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裏，不要你做生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湯賃着一間廈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裏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你把門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才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拿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同歇。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裏面燒着柴炕，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清目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着戲弄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侯林兒喝開衆人，罵道，怪花子，你們只顧奚落他怎的？一面散了揪鋤筐扛，派衆人擡土的擡

土和泥的和泥，打憑的打憑。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睛，穿着皂直褶，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縷，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蹲着的，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像個兄弟。一人說，到像個二尾子。葉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休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也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頭陀道，虧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狹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意是招非，鼻若灶門，家私傾敗，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却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

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足，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之中，少要行走。一個人說，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拿鍬鋤擡杠，上工做活了。如此省，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大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蟻。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裏肚，腰繫纒帶，脚穿芒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處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到嚇了敬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陳舅從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處不找尋陳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朶芍藥花兒，打這裏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鎗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

第九十七回 假姐弟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話說陳敬濟到了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吩咐叫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見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叙說寒溫離別之辭，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悄悄說，等回他問着你，只說是姑表弟兄，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的。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捧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的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裏，不好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才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在永福寺，我也到那裏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

一狀，床帳粧匾，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庵、周濟，我才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裏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才有玷，一向缺禮，今幸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乖覺，那裏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的，因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並未與敬濟見面，况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裏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只認

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吩咐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杯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吩咐大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裏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細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

光陰迅速，日月如梳，敬濟在守備府裏，住了一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溫鵝，四隻鮮鷄，兩盤果品，一罇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抬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吩咐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禮。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像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裏？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於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檢衹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

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吩咐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抬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裏走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擔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裏討乞？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裏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春梅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裏說話不題。

却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娥眉，敬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裏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鋪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裏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

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聽了，把眼瞅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拆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裏門外不相逢才好，反替他來說人情兒？」那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們大臉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裏，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的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他還等着我這裏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邊相見，叙禮坐下。如意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只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

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去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眼往裏張看，明明見陳姐夫，正在床上歪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裏，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從此以後，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再不相往來了。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閒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裏，春梅也常往書院，遂與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鬢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睡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時，丫鬢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吩咐他不來，

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進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歪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裏喃喃，喃喃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裏佯裝着醉，作耍當真，調戲月桂。那月桂益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一手拖着，他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杯，我一盞，熬的丫鬟都打睡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使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兩個正叙舊情，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孩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月，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

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吩咐，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吩咐，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姑子兒哩，你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合丫鬢排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裏來？且喜呀！剛才奶奶吩咐，叫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那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才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癡，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羹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

尋得他來，做我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自有俊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才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噴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才好，管他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仇罷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甯可叫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事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

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裏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子，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緞子上，寫着開緞舖寫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鷄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家財，在大街上開緞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教薛嫂

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千里姻緣，一朝配合。這裏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裏，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裏備了兩盞茶葉糖餅美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兒，生的如花似朶，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裏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盞酒，兩牽羊，一頂鬚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緞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裏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裏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裏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裏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欠錢糧，捉拿在監裏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拿兒子李孟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

了名字，喚做金錢兒。

話休饒吉，又早到六月初八日，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雁過門。陳敬濟騎着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舍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禮堂，參拜了天地，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回歸。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女妯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裏面舖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裏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裏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閒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朝陪金谷宴，暮伴綺樓娃，休道歡娛處，流光逮落霞。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軍門一級。軍門帶同敬濟名字，陞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我這兄弟娶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會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

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

一日，正打街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成訟，又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千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裏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廝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碼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地方趁熱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雞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於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

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裏，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碼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管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兒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樁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家去就對我姐夫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吩咐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回家，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拿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裏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拿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迫問，不怕那廝不拿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拿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提，往河下拿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家奶奶，待我這裏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拿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拿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

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承壽張懋德頓首拜，敬濟心中大喜。遲不止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提，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拿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裝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餚齊整。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碼頭上，大酒樓開張，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叫四個出色的粉頭相陪，陳三兒那裏往來做量酒。

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這樓牕後面，正臨着河邊，忽見泊着兩隻駁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桌橙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裏來。那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

膛臉，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裏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入我屋裏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歛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即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睛。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像那裏會過？這般眼熱。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了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三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到這裏？你老公在那裏？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慘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等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拿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不想第二的把

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僱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爺家裏麼？敬濟把頭項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月合了兩個夥計，在此碼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們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吩咐主管，咱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那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走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睨那韓愛姐，他一雙涎瞪瞪秋波，也只看敬濟，彼此都有意了。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濟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

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人港，看見關日，推個事故，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由的情投意合，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癡，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聲，連忙跟上樓來。跟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世姻緣，今朝相遇，願訂終身之約。』敬濟道：『難得姐姐見憐，向你叫幾聲。』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照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閒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府中認了親，在碼頭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

閒下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檢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兒口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國道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恩愛，免不得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願拋淚。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吩咐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

道，小的知道，不必吩咐。

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現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咕聒，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走，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手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教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已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况王六兒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他，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綉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得。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長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也好，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迷住了，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得過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

見敬濟一去，竟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四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捎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裏，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麼言詞：

「情郎陳大官人臺下，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息。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體欠安，令妾空懷盼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耳。茲具腥味茶盒數事，

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賤妾韓愛姐歛衽拜。外具錦繡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臺下八字，便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到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吩咐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裏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來，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中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禮物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叫丫鬢金錢兒拿盤子，拿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燈下觀看，上面寫道：「愛弟敬濟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姐次粧，頃蒙慰問，又承厚款，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勞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

激。只此三四日間，容當面佈，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鑑萬萬，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吳綾帕兒織廻紋，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女千歡萬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聽陳敬濟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二日，却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口。次日早晨，敬濟說，我一向不會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管主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吩咐，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便叫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美兒跟隨，逕往河下大樓店中來，一路無辭。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吩咐王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蹶湘裙，走下樓來，母女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

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到俺這裏，敬濟與母女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倦倚綉牀愁懶動，閒垂錦帳鬢鬢低，玉郎一去無消息，一日想思十二時。」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抬過鏡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隻手遞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激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杯，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着他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叙些闊別話兒，免得把舊情一叙，正是五百年前生死冤家，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的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到街上，買蔬菜肴品菓子來配酒，只他兩個在下邊。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俱不在言表。

約日酉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酪酊大醉，袒開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提着拳頭，去來酒樓下，大叫，探出何蠻子來。嚇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那劉二那裏依聽，大校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籬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搗你娘，那裏沒尋你，却在這裏，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欠下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裏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入的，不防鬪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踢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踢了個仰八叉，罵道：我搗你淫婦娘，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小姓私窺子，不來老爺手裏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熱，還與我搬去，着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裏喧亂，兩邊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侯的小舅子，有名坐地

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踩這殺才做甚麼？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牀上，聽見樓下嚷鬧，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混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裏管事張虞侯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侯小舅子劉二，來這裏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嚇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哄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鬪他不過。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廝，如今在那裏？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

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女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女只請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

那廝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討厭這廝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女，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廝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會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會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因閒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樁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婊子，劉二又怎的各處窩子，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閒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太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剛爲兵部尙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陸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紮，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

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侯，近前吩咐，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府做了一年官，也賺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仔細巡風，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語，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了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慕進房中，看見他無丫鬚跟隨，兩個就一處睡了。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歇在敬濟房裏，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恨極張勝那廝，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用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逕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裏開巢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廝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家，教他定結果了。

這廟。

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鬢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摔倒了，快請奶奶看去。嚇的春梅兩步做一步，奔走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墨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摟着被，吃他拉過被，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札着軟肋，鮮血就迸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刺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遶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裏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裏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

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探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翻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綁了。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都是鮮血，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便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鎗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裏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擎，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擎了劉二，恐怕擎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擎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吩咐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河，正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吩咐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吩咐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濟寺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餞行，不覺簇地

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們自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食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咐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叙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漫，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

却表韓愛姐母女，在謝家樓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命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撞頭於地下，就死過去了。慌的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敬濟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蓋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紙。看見一個年小

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撲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紙錢，想不到這裏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尙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繡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台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本來時時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女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勸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

說着那淚如泉湧，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誤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裏話，奴既爲他，雖拔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裏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僱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回去了。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說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賬，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賬，僱了船，同王六兒

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姐妹稱呼，甚是台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寶，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這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不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叫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逕擎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娘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

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住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才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

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一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捎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並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莊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爲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了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安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廝？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粒子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

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負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這春梅也不提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尙未暇食，至於房幃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人家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常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隊甲兵，分兩路竄亂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尙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維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隊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而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幹離不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墜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來搭，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

是忘家爲國忠心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表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

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度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姐妹二人，閒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潛然淚下。姐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姐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好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嘉，遣官諭祭一

墳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隨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纔過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就嗚呼哀哉死了，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他沒了氣兒，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鬢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找尋周義，可霎作怪，他正走在城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掣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苦，百姓有倒懸之危，大隊甲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只丟下韓愛姐，無處倚依，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裳，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

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前往找尋父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裏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是造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盃生菜，撮上一包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褪褲兜襠，腳上黃泥，進來放下鋤鋤，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及婆婆道：「你們自己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大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裏？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裏，丈夫沒了，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裏撞見叔

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裏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吃了一口，見粗飯不能下咽，只吃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而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邐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找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路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貞骨未歸三尺土，芳魂先徹九重天。後韓二與王六兒成爲夫婦，安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到清河縣地方，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煙塵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皂幟紅旂，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

攢攢折刀斷劍，七段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狼奔鼠竄，那有禮樂衣冠。正是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竄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慌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了郊外，往前奔走。到了荒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踏芒鞋，肩背着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踏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裏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裏夢裏，你會記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我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淨，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理，此等荒亂年程，亂竄逃生，他只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閒說，悞了人家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個寺。

中那和尚用手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啣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淨禪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

却說那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淨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分，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煙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滅。這普淨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咒，荐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礙，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垢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是剖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頭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牛，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你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勸爾莫結冤，冤深難解結，一日結成冤，千日解不徹，若將冤解冤，如湯去潑雪，若將冤報冤，如狼重見蝸，我見結冤家，盡被冤磨折，我今此懺悔，各把性悟徹，照見本家心，冤愆自然雪，仗此經力深，荐拔諸惡業，汝當各托

生，再勿將冤結。」當下飛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荐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鎮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傷腰而死，今蒙師荐拔，便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爲次子沈越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嚇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荐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以下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皆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服毒而死，蒙師荐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去也。已而又見一女人，頭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已而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妾，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紋

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已而又一女人，頂上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妾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爲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荐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不見，小玉嚇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

那時小玉正欲向床前告訴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繸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了濟南府，尋問到雲參將衙門，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挽鄰舍王婆來陪侍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繸環，教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向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彩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据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

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盟，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那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道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裏，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爲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攬住，哀告說：娘子你在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裏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向天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擎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卽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淋淋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嚇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說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雲理守道：

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盃盃，綰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即拒阻不肯。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取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腔鮮血濡模糊。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才不會睡着，悄悄打門縫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才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燕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現埋着他們，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淨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了麼？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資財，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

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拔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遠睡在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不勝悲痛。當下這普淨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吩咐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分爲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們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

不說普淨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卽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南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

家產器物，還不曾疏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不淫之報。有詩一首道：

閱閱遺書思惘然，要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敬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金蓮陰險遭兇報，遺臭千年留話傳。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明 儒 王 鳳 洲 先 生
標 點 校 印 者 博 士
漫 出 版 者 公 司
浪 雲 卿 圖 書 公 司

古本金瓶梅

平裝五彩印洋紙面四冊

定價 大洋三元二角

特裝皮面金字洋紙一巨冊

定價 大洋五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西單北大街
卿雲圖書公司

分售處

國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上海卿雲圖書公司印行

最近出版
蜃海風花

秋潮生著

嚴獨鶴題字 江紅蕉序 春爾生評

是新時代的社會小說 是摩登化的上海寫真

把海上男女迷宮講得活躍活現！
把都市罪惡真相說得透心透骨！

刻毒無比一枝鐵筆！ 寫盡人間卑鄙污史！

寫男女間愛情的熱烈……如火如荼
寫性的神秘愛的力量……深入骨髓

是現代青年的一盞明燈 是海上女性的新教科書

全書四十回 洋裝五厚册
足五十萬言 定價洋三元

特價六折 一元八角 函購寄費
一角四分

最新出版 怨鳳啼凰

鍾吉宇著

嚴獨鶴題簽 程瞻廬序 徐枕亞題詞

關於兩性間之結合 都有極深刻之描寫！

悲哀處 淒楚動人 令人泣下！

香豔處 風光旖旎 令人興奮！

是一部正當愛情的快樂奇書

是一部甜酸苦辣的言情小說

三角戀愛的異性追求 會使你忽悲忽喜 拍案稱絕

纏綿悱惻絲絲入扣 繪影繪聲曲曲傳出

使你覺悟野草無味 使你感到家花有趣

痛恨浪漫結合的曠夫怨女！

提倡高尚純潔的真正愛情！

全書廿四回 洋裝四厚冊 足四十萬言 裝成一錦匣 定價三元特價六折 函購寄費一角四分

上海卿雲圖書公司印行

周大荒著
于右任題眉
韓國鈞題詞

反三國志

曹問雪評
陸友白校
謝曼標點

是一部人人崇拜的三國英雄革命史
是一部百讀百味的現代純文藝小說

開創最新奇的文筆……爲小說界闢新紀元
寫行軍佈陣的離奇……又驚又喜拍案叫絕
寫沙場肉搏的血戰……股慄膽寒滿目淒涼
寫忠良參政的奮勇……百折不撓千古欽仰
寫奸人弄權的反覆……怒髮冲冠切齒痛恨

插圖六十餘幅 鬚眉畢現活躍紙上
每回詳加評論 可泣可歌亦莊亦諧

六十大回 平裝八厚冊 定價四元八角
八十萬言 精裝二巨冊 定價四元八角
(特價六折) 外埠寄費二角一分

讀三國志十大痛快

未缺，三國人材，蜀漢獨少，故卒不克定中興之業；本書中五虎上將，一箇諸葛亮一生謹慎，鞠躬盡瘁，祇定三分之局，雖六出祁山，終未得中原寸土；本書替他老人家策畫周詳，彌縫缺失，卒能痛飲黃龍，中興漢室，痛快二。

曹操偽造徐母手書，誘致徐庶，使劉備失一謀士；本書由孔明子龍計全徐母，使曹操為傀儡，專權自大，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本書由伏后定計，令穆順送璽入川，使曹操無所憑藉，以彰其篡弑之罪，痛快四。

關雲長坐鎮荊州，趙子龍巡江防守，呂蒙白衣渡江時，為子龍截擊，落水逃命，使麥城不走，連營不燒，街亭不失，荊州安如磐石，痛快五。

矮張松懷圖獻曹，路劫身亡，圖入趙雲之手，卒成收川之功，不領賣國賊半點人情，痛快六。

魏延偷度子午谷，馬超出兵陳倉故道，天從人願，一鼓而下長安，定關中，滅篡賊，痛快七。

助桀為虐，替曹操逼宮弑帝的那位龍頭華歆，城破被執，為馬超生烹活炙，大啖龍肉，痛快八。

馬超兵入許昌，欲雪父仇，偏覓曹操尸首不得，乃盡掘七十二疑塚，痛快九。

趙子龍在百萬大兵中救出的那位阿斗，為徐盛死後食客所刺，後來北地王繼立，悉繩祖武，統一中原，既有賢孫，何須劣子，痛快十。

反三國志目錄

-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 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 四回 洩舊忿張繡棄曹瞞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 六回 巡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 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 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 十二回 賦歸甯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 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 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 十八回 侈親征魏武帝逞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 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 二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 二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 二六回 老黃忠逞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 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趙雲
- 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 五回 小周瑜水陸破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 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迎呂範
- 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 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痛哭小東牀
- 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 十五回 吳蜀仇讎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 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 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還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 二一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 二三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 二五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 二七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 | | | | | | |
|----|----------|----------|----|----------|----------|
| 二八 |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 龐士元智救襲邲鄆 | 二九 |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
| 三十 | 仙桃鎮徐趙大慶兵 |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 三一 | 門三將許褚喪灑池 |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
| 三二 |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 三三 | 除虎狼射殺滿伯甯 | 藉雒媒招降諸葛誕 |
| 三四 |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 三五 |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
| 三六 |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 三七 | 趙子龍應兵九里關 | 馬孟起燒糧孟津驛 |
| 三八 | 炸新安諸葛試地雷 | 拒洛水司馬掘天塹 | 三九 | 洛陽城漢魏大交鋒 | 孟津縣許典雙敗陣 |
| 四十 | 游洛水諸葛亮賦詩 | 收合肥孫仲謀傳檄 | 四一 | 徐文嚮盡節死新蔡 | 曹孟德臨命涸漳河 |
| 四二 | 劉玄德略地駐南陽 | 趙子龍決水灌臨穎 | 四三 | 敗李典趙雲入許都 | 炙華歆馬超掘疑冢 |
| 四四 | 張文遠憑城殉葉縣 | 司馬懿拔隊退延津 | 四五 |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 渡榮澤張飛戰原武 |
| 四六 |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 四七 |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 四八 | 劉阿斗被刺江陵驛 |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 四九 | 濮陽縣三國大交兵 |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
| 五十 |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 五一 |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 五二 | 定山東諸葛亮歸神 |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 五三 | 黃公覆盡節九江口 |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
| 五四 |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 黃海風濤君臣共命 | 五五 |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 蔣公球督兵收交廣 |
| 五六 | 樓桑村樹萎殞真王 |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 五七 |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
| 五八 |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 五九 | 馬孟起衣錦返西涼 |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
| 六十 |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 | | |

海外續紛錄

留法大學陳辟邪先生著

黨國達官聞人的留歐秘史 光怪陸離的巴黎人肉市場

本書描寫歐戰後歐洲大都市的窮形極相，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當時留學界沉溺酒色，放浪逾閑，舉凡咖啡館跳舞場，及其他一切秘密場所之失魂落魄的黑幕醜態，繪形繪聲，無不躍躍紙上，其中尤多為當今轟轟烈烈的達官偉人的秘史，例如：
 萬千春色館的奇形怪狀
 留學生冒充皇子的怪劇
 三人合嫖一妓女的趣事
 夜總會中的重重黑幕
 留學生充當男妓的駭聞
 百萬鈔票擦皮鞋的豪舉
 謀殺三十一髮妻的巨案
 偷香竊玉的別出心裁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較諸上海的人肉市場，遠出萬倍。著者以生動之筆，澈底地赤裸地寫將出來，真是淋漓盡致，什麼留東外史留西外史，均不能望其項背。

全書四十大回五十萬言分正續兩集

平裝八冊 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八角

外贈錦匣全套 另售六折 郵費加一

上海卿雲圖書公司印行

海外繽紛錄中描寫的一斑

心躍躍地

一……別的不敢自信，惟有獵艷的機會
 店裏，遇到她們，看着富麗的服飾，頗想
 莊的舉止，便不敢十分冒昧；有時也頗想
 一試手段，在稠人廣眾之間，又不敢造次
 ；有時也會鼓着勇氣，前去勾搭，迨到湊
 近玉人，不覺期艾的說不出話；及至
 想到了了一句，忽又是心躍躍地說不出口；
 躊躇定了，想說出來時，目的物已姍姍的
 去了，過後思量，又是懊悔不迭；：：：這
 描寫得何等深刻而生動，試問普天下男子
 ，在初試調情的時候，誰不經此境地？

說誑的藝術

一個法國婦人嘴着她臨時的中國丈夫偷了
 漢子，後來給他捉穿了藝術都不懂得？世界
 大學士，這些淺近的藝術都不懂得？世界
 上的事，不是說誑，便平淡無味了！我原
 承認說誑，你給我誑了許久，我已暗暗發
 笑，同時却自詡藝術的高妙呢。一這是何
 等的一段妙論。

她便來負你

牠描寫一個情場失意的人說：「什麼琪兒
 女的什麼孟岱林，都是對付女人罷了！我
 德人的手段！曹孟德不是說過，寧使我負天
 下人，勿使天下人負我嗎？對付女人，給
 不負她，她便來負你，你做了兩件負心事，不
 們負了不知幾多，你做了兩件負心事，不
 特使我們男子吐一口惡氣，這也是使他們功
 過簿上抵銷幾件罪孽：：：這是何等痛心
 話，我們中國的男女社交，何嘗不如是。

愛情哲學

她對他說：「妒是婦人的美德，却是真愛
 的表現，我不愛你，天下男子怕不多着，
 我又妒些什麼呢？難道你可同她們鬼混，
 我便不能多置面首嗎？她又說：「男子愛
 上了別人，或是服侍不週到，或是語言頂撞
 色衰了，或相識。一這些話也何等的耐人
 關，更沒有意思。一這些話也何等的耐人
 玩味。

海外繽紛錄回目

- 一回 天涯寂寞飛絮何心 客地淒涼落花有意
二回 鳳泊鸞飄蕭娘身世 燈紅酒綠公子情懷
三回 學步邯鄲弄巧成拙 排難魯仲扶弱抑強
四回 咳唾珠玉四座皆驚 譚笑風雲一場沒趣
五回 落魄阮生樂天安命 偷香韓椽出醜露乖
六回 賣笑倚門兩行情淚 現身說法一朵紅雲
七回 三年窺戶真個魂消 一霎驚鴻甯爲玉碎
八回 病榻纏綿有人如玉 海天上下美眷若仙
九回 檀板金尊笑鬢暗妒 歌衫舞袖窈窕生憐
十回 訴衷曲青青河畔草 躡芳蹤依依陌上花
十一 雨虐風狂香留錦被 珠沉玉碎淚灑黃昏
十二 煞費心機姊奪妹寵 曲盡媚態李代桃僵
十三 慰檀奴理髮訴心事 慕少艾乘槎覓神仙
十四 比翼翱翔一雙蛺蝶 同心繾綣三只鴛鴦
十五 幽谷花香美人得意 溫泉水滑蕩子魂銷
十六 綽約柔情紅妝伴讀 莊嚴師道傀儡登場
十七 探惡藪清晨奮拳擊 激義憤黑夜聞槍聲
十八 燕詈鶯啼難爲老朽 鳳顛鸞倒何妨公妻

- 十九 受學位巧使盜鈴術 開法網難買愛國心 二十 中朝天子妙手空空 勝國名姝芳心扣扣
- 二一 憐新棄舊未免寡情 飛短流長誰能遣此 二二 海闊天空人情如水 形單影隻妾願化烟
- 二三 離鄉背井豈有他念 憐孤恤寡別具深心 二四 個中人妙粲蓮花舌 座上客競編竹枝詞
- 二五 粉檻飛花慣拋紅豆 香車擲果豔說碧髻 二六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風塵僕僕慨當以慷
- 二七 淺笑低鬟目成衆裏 柔情密意歡洽尊前 二八 楊畔深談紅燈照豔 街頭小步翠袖生涼
- 二九 雙槳清風浪翻醋海 一天明月光照愛河 三十 別具心腸竟成好事 有何面目再見舊人
- 三一 一窗螢火萬里歸魂 三粒金丹十年綺夢 三二 生路別開以博設館 銀幕乍展借廂營業
- 三三 開罷棠梨輕風逐燕 栽成楊柳細雨留鶯 三四 病渴相如未醒綺夢 聞歌子野莫寄閒情
- 三五 唇槍舌劍醋醋情懷 心電眼波飛飛魂魄 三六 冶蝶狂蜂郵舍獵豔 離鸞別鵠客邸哀音
- 三七 秋水伊人偷彈閒淚 春風楊柳忽動歸思 三八 揮盡黃金始悟愛憎 吟殘白紵又歌離別
- 三九 東南孔雀一別三生 西北高樓人間天上 四十 魂銷南浦多士離都 腸斷西茵美人抱屈

海外繽紛錄的一頁

……秋生道：我在上海，聞說巴黎有個什麼萬千春色館，裏面不要說有男女的表演，就是人獸的奇形怪狀也羅致無遺；房子的構造，都是玻璃的，比佛教的無遮大會，還要偉觀，子固兄若是曉得這個所在，我們何不就去賞鑑賞鑑呢？子固道：這種玩意兒，我曉得的却有一所，不過要到九點鐘纔開門。你既醉心此道，我就陪你去看看西洋景罷！你看了保你滿意。秋生喜得跳起來道：那我們就去罷。周文藻自然也跟了去。三人坐了汽車，到大劇場後面一個小街。子固便叫車夫停下，又轉了幾個灣，走入一個所在。周文藻看那條街，好像來過似的，外面有個帶小帽的守着門。子固輕輕的說了幾句，那個人便引他們走入屋內一間客廳。那廳黑暗異常，那人開了電燈便出去了。秋生見那陳設非常簡單，朝南一排兒擺着八把椅子，牆壁開了八個小洞，坐在椅子中，便可由洞內望入裏面一間的動作。三個人坐了一刻，還沒有個人來招待，秋生等得不耐煩，子固按了電鈴，來個碩大無朋的婦人，見了三人，笑嘻嘻的道：坐歇兒罷，現在祇有三位，還不到八個人數，我們是不開演的，你們覺着沒趣，吃些啤酒，做些影戲玩玩罷。子固道：也好！你去叫她們預備着罷。那婦人道：都是現成的，請到樓上去坐。三人便跟着上樓，來至一個咖啡館模樣的房間：那婦人送上三瓶啤酒，幾個裸體的青年女子，便跑過來同他們混纏。秋生文藻看了那般模樣，早已目瞪口呆。子固却笑嘻嘻的在衣袋裏取出一個法郎，放在桌角。一個女子，搶着把身軀湊近，不費

吹灰之力，那個亮晶品的法郎，便吸入御溝裏去了，三人看了大笑。那女子却行若無事的，把那法郎取出，送到子固面前一耀，嬌滴滴的說了聲密合西。秋生興起，便取出二十法郎一張的票子，向那臃腫的婦人換了，一排兒放在桌上。那般女子見了，餓鷹撲食似的，一霎時便把二十個法郎都送入蓬門深處去了。那般女子又要三人更上一層樓去真個消魂，子固說不要，教那婦人快演影戲。那婦人答應着，不一回影戲開演。……不要說秋生見所未見，連文藻也是破題兒第一遭。不上一刻鐘，影戲演畢，秋生方纔長長的抽了口氣，對子固道：這種影戲片子，買得到嗎？我們在上海開他一月，四馬路青蓮閣一帶兜賣畫片的小癩三，便沒人去顧問了。子固笑道：這種影戲院，如何可以開在禮義之邦的中國，就是在法國，也是祕密的。秋生道：現在可看那玩意兒了，那婦人說湊不足人數。秋生道：我們三個人，付八個人的錢就是了；一輩子湊不到八個人，我們就一輩子不瞧了不成？那婦人道：照例每人納二十法郎，現在你們統共給一百五十法郎罷！秋生給了錢，便又走至樓下，那婦人教他們不要高聲談笑，說着，熄了電燈而去。三個人人在黑暗裏，好不納悶，約莫過了一刻鐘，那八個小洞，露着光線出來，三個人便都湊着去看。見那裏面是間臥室，却陳設得很是精緻。對着洞口，便是一只牀，牀後放了一面大鏡子，牀上還掛了一盞電燈。那時他們見一個男的挽着一個女的走入房裏，那女的有二十歲年紀，到還楚楚動人，那男的却是個非洲的黑將軍，二人調笑了一會，又吃了些酒，便上牀……

玉蜻蜓演義

(白話標點)

草野書生編

是一部全國聞名的言情小說

是一部真實情節的空門艷史

師太山塘看戲……情賣風騷……可惜流水無情
公子遊菴打趣……佛前調笑……尼姑心猿意馬
菴堂輪流幽會……七角戀愛……公子豔福不淺
潑婦索夫問罪……舌劍唇鎗……別有一般威風
雅雲三搜菴堂……佈局縝密……確無絲毫破綻
瞎子起課算命……詼諧百出……讀後煞是有趣
尼姑十月懷胎……菴堂產子……筆法形容逼真

全書四十回 洋裝四冊
足四十萬言 裝一錦盒

定價三元

特價五折

函購寄費
一角四分

言情
小說

啼笑因緣

張恨水著

是一部譽滿全球的新創作小說
是一部妙不可言的新時代讀物

描寫書中人物……如生龍活虎一個個活躍紙上
出版未滿一月……銷數已達萬部……難能可貴……

嚴獨鶴序文 李浩然題詞 張光宇畫面 王西神題眉

全書洋裝三冊
都三十餘萬言

定價二元六角 特價七折

函購寄費
一角四分

上海卿雲圖書公司總經理售

標點紅樓夢

(全書六巨冊)

定價二元八角

實售一元四角

標點續紅樓夢

(全書二巨冊)

定價一元二角

實售七角二分

標點三國志

(全書四巨冊)

定價二元五角

實售一元二角半

新編 倭袍記演義

倭袍記一書，早經膾炙人口，舞台扮演，新劇唱春，說到刁劉氏這人，幾於婦孺皆知。按此書彈詞原本，祇有二十回，相傳係荆襄人汪洋所撰，汪洋書中之王文，娶妻翁氏，美而艷，爲土豪刁傑所姦佔，汪洋思執之而未得，詎刁傑轉以他事構陷之，下汪於獄。汪洋之刺骨，遂於獄中撰此書，名三殺奸，痛詆其妻劉氏，而以姦夫自况云。今坊間所行之彈詞百回本，乃後人描頭畫角，增益而成，已非原著，且粗鄙猥褻，早懸例禁。本公司特請浪漫博士，以白話體裁，重行編述，旁徵博引，穿插事實，都五十萬言，香艷纏綿，令人百讀不厭。其寫男女床第之私，莫不淋漓盡致，赤裸裸地宜洩無遺，讀之眉飛色舞，魄蕩魂銷。其寫英雄走國，闖官弄權，以及滿蒙入寇，漢族陵夷，許多俠義爭戰之事，五花八門，讀之眼花撩亂，怵目驚心，較原書高明萬倍。全書共一百回，分訂八冊，裝成錦匣，定價四元。

倭袍記演義回目錄要

獲奇鳥日使朝天關
衣紫腰金一門七貴
落日輕帆春風微浪
門羣雄小飛雞下榻
萍水論交留窠下榻
蠟綠燈紅堂前見嫂
春社農家驚疑鳥篆
陌頭楊柳少婦懷春
移花接木一子守宗
天涯淪落淚濕青衫
當筵度曲癡公子填詞
唐雲豹屯兵設四鎮
藏軍洞洋花女遇奇
隔院品簫牆頭調戲
疑雨疑雲胡天夢
香澤微聞魂消蕩子
女貞樹苦樹老無枝
緊鼓慢鑼白日演活劇

賜倭袍唐氏荷君恩
珠圍翠繞四美同儷
孤燈永夜淺夢鄰鷄
欺孤客衆流園聽琴
春風得意游園喚哥
蜂狂蝶浪洞裏吟哥
深山古寺夜訊淫尼
客邸飛觴三人小結
醉月長行痛留息義
萬里留髡佳得人耦
滅燭留髡佳得人耦
鐵木留髡佳得人耦
防秋鎮熊耳山獲謀
憑欄望月絃外寄情
是空是色畫裡真真
桃花流水巧賺漁郎
夜合花開香捉醉魚
尤雲帶雨深宵捉醉魚

春色無邊茜窗窺秘戲
千里歸舟明驚犬吠
跳花牆月明驚犬吠
浴蘭湯欣賞曲線美
劉蕡下第寶恨終天急
四鎮被圍飛羽書告急
頌朝典盡父子駢誅
鳴鳩同盡父子駢誅
聲鼓喧天環殺盜命
樂極生悲野鴛鴦同命
制勝出奇唐賽金誘敵
考御史毛龍按湖廣
哭奠生芻情殷舊雨
入河套鐵木耳告急
劣秀才裝呆瞞實供
騎木驢疑未有之刑
唐駙馬被赦還朝
雪沉冤欽定雙山案

銀河咫尺水望伊人
一聲惡耗王二娘直言
尋藥草石畔巧機謀
聽絮語私洩心絕嗣
伯道無兒傷心絕嗣
雙山大戰假旗賊人
寇邊關唐雲豹失機
鸞鳳分飛夫妻別
旌旗蔽日小英雄下
旌號施令胡鎮藩與
發號施令胡鎮藩與
飛書告急胡鎮藩與
訪茶坊博士罵紅劉
風開靈幙露從歸京
賜翰環被驅說真情
優伶環被驅說真情
建寶塔傳通神策
楊秀芳入都獻策
復官爵重建賜袍樓

「……又被王文的指頭下傳了情，心頭一動，病便好了大半。等得許婆挂起帳子，劉氏坐了起來，對着王文秋波一轉，似笑非笑的打了個照面，脈脈含情的兩下默契着，一面慢慢的櫻脣微啓，向陽光吐出舌尖給王文看。王文恨不得就抱住了，接一個肥吻，只因有許婆在旁，不敢造次。劉氏又叫玉蘭取紙筆來，窗口放着一張四仙桌，請王相公就在樓上開方，還有話要問；一面不好意思再睡，便起身下床，在四仙桌上打橫坐下，含笑問王文道：「又費相公的心！我的病究竟怎樣？可要延長？」王文笑道：「夫人的貴恙，只是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內傷七情之火，外感暑濕之邪，所以有此病症！現在擬個藥方在此，只要吃過一二服，便可復原的。」一面暗將左足故意探到劉氏裙邊，見她不動聲色，便斗胆伸了進去，抵着她的三寸金蓮，却不道被她雙足鉤住，心知已上了路，不勝歡喜。却聽劉氏又問可有什麼禁忌？王文躊躇片刻道：「夫人只要靜心調養，少吃油膩的東西，只有醋能開胃，藥後不妨稍吃一些，記着記着。」隨手將藥方遞了過來。劉氏親手接將過來，看了一遍道：「相公醫道高明，等我們大爺回來，一總道謝吧！」王文連聲不敢，微笑點頭，告辭而去。劉氏這時雖未服藥，身體却已輕快了許多，回想他說的醋能開胃，却是奇了，從未聽到過醋能治病的！猜不出這個啞謎……」

「……如何能滿足她的慾望！那天晚上，劉氏醉了，王文獨坐吃那寡酒，覺得沒趣，便拉了四蘭共飲。在玉蘭的意思，今天正好抽個頭，不料春夏二蘭主張，要將蕙蘭打入渾水，免得多嘴，也便贊成了。蕙蘭醉後，三人都去聽王文捉醉魚；……後來王文走到劉氏房中去了，玉蘭睡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穩。便躡足下床，先到春夏二蘭房口一張，只見二人正擁抱着睡在一頭，唧唧噥噥的好不親熱，心裏訝道。她們倒會取樂。玉蘭不好驚動，便又走到蕙蘭房裏，見蕙蘭光着身子，仰臥在床上，衣服丟了一地，被只蓋了半截，一半拖在床下。玉蘭忙剔亮了燈，細看蕙蘭醉顏正酡，紅馥馥實是可愛。再掀開被來看時，却惹得情不自禁的胸頭亂跳，四肢百節皆酥，忙輕輕蓋好，退到自己房內，情思惘惘，不成睡去；便不由自主地又翻身起來，走到劉氏房外，輕輕的聽了一聽，却沒有一點聲息。玉蘭想道：「難道都睡了不成，待我揭開窗紗看看。」原來這窗紗已經舊了，劉氏原叫春蘭在白天糊的，春蘭却忙着忘了，玉蘭就在揭破處看進去，見床前放了兩雙鞋子，羅帳低垂，銀鈎好像有些晃動，只是在燈影中，距離又遠，看不真切。玉蘭正要退去，忽聞牀上有轉側聲，劉氏的一隻小脚，在帳中高高伸出，只是晃動，房中又有……」

上海图书馆藏书

00922



A541 212 0021 7457B

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主辦

洞庭圖書室

主明 必 須 歸 還

使大 數 人 都 能 閱 讀

愛 護 書 籍

切 勿 米 折 批 註

遺 失 書 籍

需 照 市 價 賠 償



3168
图书馆